



信仰建國228 追思感恩台灣神

一位紐西蘭人

Allan James Shackleton

敘述 228大屠殺

封面畫作說明：

楊緒東醫師所畫『FREEDOM』

大地之光，蘊涵台灣人的新希望，三山之脈，有如老中青三代，綿綿不絕，正是台灣的民主生命力的推手。

前言

我們阿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成就，有其昔日定位與榮耀，但是對於台灣日蔣介石來託管，則是一失策，而美國政府放任國民黨蹂躪台灣的 228 大屠殺與緊接下來的日台恐慌，是一種恥辱，美國政府只顧及當時的國際戰略，縱容蔣介石集團的獨斷專行，也是台灣人一生的痛，身兼人權工作的民主國家—美國，至今還是抱持「一中政策」，討好中國政權，打壓台灣人民獨立建國的運動，則是違反美國立國的精神—民主、人權、自由。

台灣人要知道何處是新的國際現實，除了自覺之外，還需準備做更大的犧牲，美國的國務院，亮出過中國國民黨專制，現在則是放縱中國共產黨來打壓民主建國的台灣，總而言之，台灣人的台灣國，需靠二千三百萬人的自覺與自決，然而在台灣有所謂特權外省新貴，奴才性格的台灣黑金集團，與榮享太和新住民，種種捧中國話的制變下，要勉強聲稱“中國人民已經獨立”是夢話，“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或是“中國人民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中國人民在台灣”、“台灣就是中國人民”、“中國人民等像台灣”……，只是關門自衛而已，皆是假相，這一點游錫堃講的是真話。

未來台灣要知道走出來，進入國際社會國家之林，除很難達到的制憲正名之外，是否要採取流血鬥爭的激烈革命，皆在未定之數，惟現在可行的就是捍衛本土政權，積極傷仿台灣建國黨。

介紹紐西蘭人 Allan James

Shackleton 著作的這本書，我擷取精華，與台灣鄉親共享，書名為 FORMOSA CALLING，就是台灣處於極端壓榨下的吶喊。（原譯文詳見

<http://www.tacpa.org/column/FormosaCalling/>）

財團法人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楊緒東

公元 2007 年 5 月 16 日



我是台灣人。

---2003/09/06 台灣正名大遊行／台北

←2003/09/07 自由時報



亞太區域明珠出了，名字就叫台灣，
台灣人必須走出自己的路。

--2004/02/28 聲討護台灣／台北



誠請 228 忠烈英靈駐世顯化，讓台灣
的子子孫孫，開啟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凝聚
新台灣民族的精神力量，消除在台灣的入
口國權與官廷官僚文化，建立台灣美麗
完整正常的民主國家。

---2004/02/11 台'ㄉ'ㄖ 光復國小外操場



夜'ㄉ'ㄉ 的光'

本會為了宣揚台灣精神、宣導台灣意
識，自 2004 年 4 月於台'ㄉ'ㄉ 最大的夜市擺攤
設點，展開“台灣人拜台灣神”的活動。

---2004/6/11 台'ㄉ'ㄉ 七'ㄌ'厝'ㄉ 路夜'ㄉ'



有人問關公、呂飛、孔子、孟子，是
否為台灣神？於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主義
專政，中國神毫無受供奉之虞，台灣是
祂們的興盛之根之地，文化大革命之後，
諸漢族神祇，皆為台灣人所尊崇，祂們
是落籍的“台灣神”，故保台、護台乃足
以挽救中國人的宗教文化，故曰台灣連
民主獨立建國，亦是天命所繫，獻靈所望。

---2004/05/11 「汪笨湖台灣心聲」

台'ㄉ'ㄉ 光復國小外操場



在發生總統槍擊案件後，台中市扁呂競選總部聚集許多關心的民眾，揮舞旗子並唱「你是咱的寶貝」，為阿扁總統祈福祝禱。
（記者廖耀東攝）

2004.03.20 日 時報



---2004/03/19 陳呂遭槍擊後，民眾聚集在台中扁呂競選總部祈禱。



---2004/05/01 天佑台灣感恩晚會 / 台中市北屯區友會

台灣人的德性在 2004 年 3 月 19 日以後，充分顯露出良善與邪惡的存在力量。



2004/09/26 立法院及國民黨中央黨部



2004/09/24 台大門口國民黨部



2004/10/16 南投縣國民黨部



2004/10/09 台大縣國民黨部

普渡妖孽—抗議國民黨「319真調會」

國民黨以優勢立法，立法程序合法，硬逼百姓行人民革命之路，人民係該集體對抗踐踏憲法無法無天的惡法，國民黨惡勢力在台灣，正如火山待發，黨國顛覆台灣政權其勢目下岌岌可危。



台灣人生活在此片土地，只要跟著大地重新的法輪，就可以建國。

--2005/03/26『民主、和平、護台灣』萬人遊行，表達對中國違反分裂法的不滿與憤怒。
/台北凱達格蘭大道

台灣人民再次受到中國統派的邪惡傷害，引導紅衛勢力侵蝕台灣的生命，台灣人民必須有所自覺。

---2004/12/05 制憲正名大遊行
台北凱達格蘭大道



----2005/02/28 228「二二八台灣之光、
全球閃耀晚會」日台灣全球行動(台中大
康)。(2005/03/01 日時報記者/林正攝)



大中國主義矮化228英雄輩出、匪徒與孤魂野鬼，是要吾等後人喪失自我覺醒的人格與靈格，故大中國黨方便統御台灣人的手段。

---2005/09/25 守護台灣大遊行
台北

為台灣主權拼選舉，拼民主，拼人權，拼台灣子孫的前途，就是台灣英雄，是未來之台灣大菩薩，你們的祖先就是“台灣神”。

---2006/06/24 汪笨湖可外開講
台北復興國小外操場



台灣神人顯神威，
運轉正義的法輪

2006/08/26 勇敢和平守護台灣
(台北 228 和平公園)





能夠以外義、法治、人權、民主的理念而奉獻生命的人，就是讓台灣繁榮，是台灣神，亦是守官印的人仙入佛。

台灣人拜台灣神，台灣神保佑台灣國民。台灣人要走台灣路。

---2006/09/16 『我們在廟場的地方』

台北凱達格蘭大道



每個台灣人皆要謹記的是，淵源於228這數百人為台灣犧牲的英靈，是造就台灣或家民主淨土的護祐者。

---2006/09/23 祥和台灣感恩晚會
(台'日 228 小康)



違憲的 NCC 與民對抗的結果，會是未來全面民變的衝突。

---2006/12/14 台'北' NCC



台灣人民期處在大日戲主義的迷夢中，現在的台灣人意識來了，有如陽光燦爛，照見美麗台灣戲的真實面目。

---2007/02/28 紀念228事件 60週年萬人追思大會/台中市 228公園



---2007/03/10 海洋之聲建國學堂講座——
章仲良主講『台灣的媒體與政治』



---2007/03/27 台灣政壇學堂——副總統呂
秀蓮主講「世界/海洋e台灣」



---2007/04/15 海洋之聲建國學堂講座——
「與謝長廷談總統之路——過去、現在與未來」



台灣要制憲、正名、建國，若非真正台灣的
主人，就必須以信仰台灣神的精神為依
依，以信仰的建國，就是信仰，美國工廠
的精神，也是以信仰而達成，沒有精神信
仰的戰爭，不會完成建國的目標。



---2007/05/12 海洋之聲建國學堂講座——
旅美專欄作家 曹長青主講「零八年 總統
大選和台灣前途」



---2007/04/07 海洋之聲建國學堂講座——
「台灣、中國關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陸委會副主委游錫堃



台灣神的力量開始發動。

---2007/05/11 908台灣戲運動
彰化聯誼會 成立大會

四百年的漢民族，開台先烈與居住民守台灣，加上近代之八事事件犧牲的台灣民壯青英，雷鼓台灣神保佑台灣人的無形保佑。台灣人有今日，皆拜祂們之賜。

---2007/05/26 908台灣戲運動
埔里聯誼會 成立大會



抗議群眾企圖以自製封條查封NCC監理站。(2007/06/02日時報記者朱俊豪攝)

違憲NCC浪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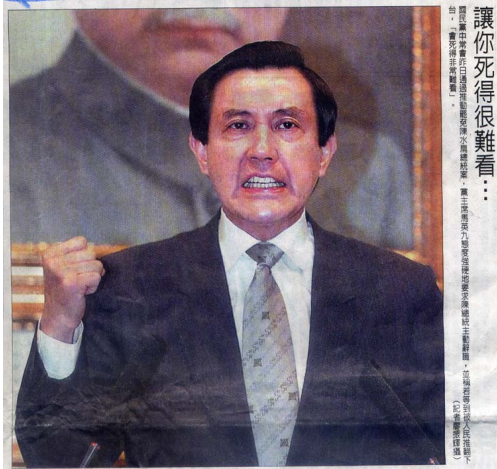
NCC委員，每人每月領取14-24萬元高薪，人事預算佔全民預算，上任以來，除了藉機打壓本土民選電台，看不出有任何任何作爲，放任新聞媒體將第一人吳淑珍「骷髏化」、未經查證渲染總統女婿趙建銘持有十三克拉巨鑽、侵吞旅美投資子建民家人的隱私等，造成民怨沸騰，對親藍的地下電台與「日升又日外資」TVBS電視台，NCC卻置之不理、視而不見。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做出釋字第613號解釋，認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組織法第4條採政黨比例制違憲，最遲係在2008年12月31日失效前，失效前NCC所作爲的作爲，不係經宣告違憲而受影響。】

---2007/06/01 查封違憲NCC中 邵群弘 字



三立電視台「福祿壽事件篇」係紀念二二八事件一日子而製作的專輯，內容說明國共內戰期間國民黨軍隊在上海街頭處決共產黨的一個炸我，而統派媒體與統派政客大肆攻擊。上海殺人與基隆殺人，都是國民黨殺人。國民黨在基隆殺人比上海更慘烈！



讓你死得很難看

台開案的政治效應擴大延燒，國民黨在各地展開「倒扁」連署活動。馬英九態度強硬地要求陳總統主動辭職，並稱「等到被人民推翻下台」，「會死得非常難看」。

2006.06.08【自由時報】



千嬌百媚馬英九

1. 台北市長馬英九在行政院會引述台裔記者台灣外投「怎麼台灣還搞ㄟ耳」。(自由時報 2003.9.18)
2. 馬英九夸胡錦濤當標竿，「希望國民黨青年團未來能出一個胡錦濤」。(中時 2006.1.23)
註解：馬英九願提胡錦濤，卻不提蔣經國。而胡錦濤名列美國 PARADE 雜誌中，世界十大獨裁者。
3. 馬英九指「一中」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且要以「二共黨」作為對話、談判基礎。(中時日報 2006.3.22)

註解：全世界包括聯合國，都知道國際上的「一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至於「二共黨」，前蔣委會主委蘇起承認自行捏造，根本是無中生有。

4. 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指，國際憂心馬英九反美、反日情結。(自由時報 2006.3.13)

註解：馬英九的親中、反美、反日，造成國際不信任。

5. 馬英九指統一是最終的終極目標。

註解：這反台灣前途是台灣 2300 萬人民，公投決定的普世價值。

6. 馬英九促中國理清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主戰、次戰敵人。

註解：簡直是與中國唱洋和，宣揚中國的分裂國家法，害中國嚇嚇台灣。

7. 世界知名英國 BBC HARD Talk 節目主持人塞孔，毫不客氣的對馬英九指出：「基本」你（馬英九）的立場與北京一致，你難道不會感到不安嗎？」

8. 馬英九接受《時代週刊》亞洲版專訪說，「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9. 台北市政府新聞處 2006 年 4 月 12 日發新聞稿：「日全球知名的 A P A 分分市與台北市政府合作，經過一小時時間企劃、編輯後出版的英文旅遊叢書『Insight City Guide: Taipei』……。」此書不但把二〇〇四年總統大選前的三一九槍擊案稱為「election drama」（選戰鬧劇），還表示「台灣人」的稱呼會使「戰後來台的中國人不舒服」。

10. 馬英九說，一審判決貪污罪非不會參選總統。相較以往馬英九堅持排黑條款，甚至要涉案的首次下台，後來國民黨深夜修改排黑條款，可見標準前後不一。

11. 馬英九愛將吳育昇在 2007/5/4 接受中國中央電視台「海峽兩岸」節目衛理連線專訪，該節目以「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台灣二〇〇八大選」稱呼。



身為蔣家第四代的蔣友柏接受《壹周刊》專訪時，坦然面對過去蔣家的歷史，表示蔣家人曾迫害台灣人。蔣友柏在批評中國國民黨菁英時說：「他們以前被送到國外讀書，但回來後沒有把民主觀念帶回來，只是在現狀裡扮演一個角色。」

他說，「這幾年我慢慢思考一些事。我家人曾經迫害台灣人民，後來被逼出來。我們不能總是對以前的光榮無法忘記，無法接受批評，總要有人出來接受這些事情。」

（2007.05.24 自日時報資料照，自日時報記者王麟攝）



中央社記者徐馨明攝

2007年5月19日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正式揭牌，是實現轉型正義的關鍵一步，也是教育下一代面對歷史真相的重要一步。

台灣從一個威權獨裁專制的國家，走向和平轉型成為民主國家的過程，已經是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轉型的成功典範。



——2005/10/15 杜鰲武禮拜台灣神台
日林佳龍競選總幹事

讓全世界人在未來透過不斷活動和長乾，了解認識台灣的民主發展的艱辛歷程，也讓台灣民眾省悟自己民主絕非天上突然掉下來的禮物。

關於作者



Allan James Shackleton

愛倫·詹姆士·謝利頓於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在紐西蘭南坎特伯里的維梅特地方出生。

一九七六年時，他申請加入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派駐中國代表團的工業重建官員。最初他被派往上海工作，但不久日於中國發生共產黨暴動，他入派往台灣工作。

在他抵達台灣後不久，台灣發生了反抗蔣介石軍事政權高壓獨裁統治的大規模抗議事件。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再次發現自己入處在戰場裡。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在聯合國工作任期結束後他返回了紐西蘭吉斯伯恩的家。

根據作者的兒子敘述：我的父親愛倫·詹姆士·謝利頓於一九八五年返回紐西蘭後立刻撰寫了『福爾摩沙的呼喚』這本書。他當時所以撰寫這本書完全是為了

和平、正義與人道，以及台灣當時情況亟需世界所知的刺激。

然而二十年來，先父這本『福爾摩沙的呼喚』始終被封在我們家的記憶裡，並沒有出版。不過無論如何，書稿裡的一些內容還是曾經被喬治·柯爾的那本『被出賣的台灣』一書所引用。『被出賣的台灣』於一九八六年頭一次在英國出版。

日於『福爾摩沙的呼喚』書稿裡的内容曾經被『被出賣的台灣』一書所引用，加上二二八事件五十周年的即將到來，紐西蘭台灣同鄉會乃循線查訪到我們家地址，並且勸我們應該將先父的書稿出版。

先父是一位道德感強烈的召派基督徒紳士。從小受基督教召派教派的薰陶，長大後入教一名具有強烈和平信念的基督教召派信徒，他對一九七六年發生在台灣的那些不道德事件的震怒與惶恐，整本書裡處處清晰可見。

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國民黨軍隊的暴虐行徑及其所製造的血腥恐怖，顯然已超出了他所相信的道德極限。作為舊式學校教育出來的西方人，他對一個社會即使在動亂時應該如何運作，自有其不同的觀點。

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從台灣返家途中，先父還曾經路過澳大利亞雪梨做了一次短波廣播，向外界介紹台灣在魏道明（軍新政權）治理下的情況。喬治·柯爾在『被出賣的台灣』一書裡提到：「日於這項廣播等於強烈的控訴，而且國民黨政權在台灣也收聽到了，因此激起國民黨政權歇斯底里的瘋狂反應。程天放等

的宣傳人員對此關係的說法是，英美帝國主義其實和他們所對抗的納粹日本具有同樣的野心，只不過手段更爲明罷了。他們說，美國和英國利用“聯合國救災及重建小組”的救濟物資倉庫，表面上說是“援助中國”，實際上是陰謀企圖兼並，剝削和“奴役”台灣。」

當比較日本政權和國民黨中國政權在台灣統治時，先以偏愛日本的心理也顯而易見。雖然這對同盟軍並肩作戰的國民黨中國政權以及終於被揭露的日本暴行來說似乎有點不合理，但他比較的重點倒是雙重的。一方面他指出了日本統治給台灣帶來的工業和農業發展，一方面他則指出台灣人權在兩個政權統治下相對來說的不平等。先以認識，雖然日本統治非常嚴酷，但是比起他一九四四年在台灣所目睹赤裸裸的暴行和貪污，他認為日本的統治不但公平而且還可以接受。

卡林·詹姆斯·謝利頓 或靈頓，紐西蘭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日

譯者序

「二二八」——這個台灣歷史最悲慘的事件，不但在所有台灣人心目中烙下無可磨滅的印記，而且也凸顯了當年國民黨、腐朽政權與經過日本近十年統治已逐漸現代化的台灣的格格不入。事實上，二二八是變此——慘案加劇隨後而來的日色恐怖及長達三十八年的獨裁統治，恐怕正是使台灣人民決心追求獨立的原動力。而「二二八」自然也就成了這一原動力的象徵。

本書作者約翰·謝孔頓先生是二次大戰後「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派駐台灣協助工業重建的紐西蘭籍官員，在台期間正好碰上這一役歷史公案，於是將個人所見所聞私自記載下來，返國後整理成書，且滿懷感情的把書名叫做「福爾摩沙的呼喚」(FORMOSA CALLING)。

可惜的是，謝孔頓先生當時為了避免得罪仍在蔣氏統治下的無辜，致全書所敘事實幾無一姓名留下，使本書失色不少。但無論如何，在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刻意銷毀二二八史料，使二二八真相在二十多年後今天益發使人模糊的情況下，本書仍具有無比的意義。尤其作者書中所流露出對台灣人民樸實的讚賞，對蔣介石國民黨政權變質腐朽的憎惡，以今視昔，在我們紀念二二八時也許更是發人深省。

最後要指出的一點是，由於作者雖是優秀的工程師但卻非老練的中文工作者，行文敘事往往對人、事、時、地、物交代不夠清楚，加之年代已久，景況已非，有些地名甚至早已不復存在，因此我除了必須絞盡腦汁從上到下和字裡行間仔細推敲

外，還必須做很多的詮釋和潤飾，並且把原書裡過大的段落分成小段，每個章節裡另外配上小標題，以利閱讀。但在原書的保留上，筆者並不敢做絲毫改動。讀者若有興趣對照之後的英文原書時，切不可逐字逐句對照，而須以整個段落為基礎。

人生有許多緣分與福氣，身為外省人子弟的第一代台灣人的我，能有幸翻譯謝孔頓先生此書，實是我畢生最大的緣分與福氣之一。在此日表希望本書的出版能為這半個多世紀前的悲劇事件帶來更多正面意義。相信永遠流傳的謝孔頓先生也將無憾。

是幸甚。

宋亞伯——1998年元月

譯者簡介

宋亞伯先生－1951年出生于台灣台北，輔仁大學哲學系畢業後曾任教台北各大補習班，業餘兼民族史特約撰述及翻譯。－1981年自費赴美留學，初在康乃迪克州立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後轉在紐約市立大學獲廣播電視新聞碩士學位，隨後任職美洲日報編譯兼主筆。－1989年起任職於華盛頓美國新聞總署美國之音迄今。－1992年出版譯作「資訊的地緣政治」(The Geopolitics of Information by Anthony Smith)。－1992年－1994年出版所著「亂－惑性循環的中國文化」，對漢民族傳統文化做深層的剖析與無情的撻伐，傳頌一時。

目 錄

前言	1
關於作者	18
譯者	20
譯者簡介	21
福祿寧沙 --- 美麗的島嶼	
不是日本的一部分	24
台灣之美	25
肥田到口	26

大陸人的到來	
走了日本狗 來了中國豬	27
紅包是唯一的護身符	28
連門窗都搶	29
擺明的雙重標準	30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31



為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而犧牲的人，
就是保護台灣的天使、守護台灣的大群衆。

「名」暴亂	
氣氛緊張	32
不能容納中國人	33
美國領事館	33
趕到監獄	34
和國民黨軍方談判	34
尋故頻生	35



228 英雄的臺台戰鬥不會停止。
——楊緒東醫師畫作『山中修行的英雄』

國民黨軍隊盲目掃射	35
抗暴群眾寸無寸鑽	36
嚴守戒嚴	37
滋身體入	38

抗暴的最後苦役	
鎮壓之餘不忘標幟	39
監獄人滿為患	40
那位律師朋友	40
這一招奏效	41
國民黨特務頭子	41
台座成了死城	42
三名護士的遭遇	42
十一人收到電報	42
街頭死傷	43
台北很慘	43

餘 欣	
丁、劍、和武	45
孩童失去歡笑	45
陳儀與蔣介石	46

亂的罪責？	
國民黨的標準論調	47
睜眼說假話	47

黨聲言棠	48
台灣政治素養太差？	48
這台灣人造反	49
張七郎父子	49
敗犬白日	50



台灣人的信仰取徑歸到本土「犧牲、奉獻的先賢先烈，而他們就是台灣未來建國的希望。」

——楊緒長醫師書作『心靈深處』

基督教的影響

式化教會	51
麥子已經成熟	51
基督徒的行徑	52
言行不一的中國式基督徒	53
私人接觸 人品感受	53

前景何在？

取決於紅包大小	55
消費意識變物	55
法律地位未定	56
投訴母國枷鎖	56

美國的口國政策	57
國民黨是共產黨的代理	57
基督教信仰乃希望所繫	58
對日和約	58
關鍵時刻	59

後敘與部份 228 受難者補述

高雄日參議員許秋綜在 228	
捨命救子 許國雄	60
旗山孝頭師王獅代子受刑：「寧可死己的，不要死年輕的」	61
林南義極力親傷口止血直到昏死	61
吳新榮 228 逃亡詩作	62
台灣反「美麗人生」：	
柯旗化 17 年政治黑牢	62
楊金海 父子情深，家書至死不斷	63
黃守禮 槍決前的難友高歌	63
李來基「獄中詩作」	64
傅煒亮給女兒的聖誕卡一	
即將消失的雪人	64
蔣渭川女兒蔣巧雲 槍子彈	65
陳天斗送命換取陳天富回家，	
子以陳福晏小致死	65
陳智雄：生是台灣人，死是台灣魂	66
何川絕命詩，52 年難友才送回家	66
阿里山上的尸架一	
228 山地清鄉受難者簿一 台	67
悼無辜的青春靈魂：	
吳肅子一家三口全死	67
台電總經理劉晉鈺	
臥兒子左傾被槍決	68
台灣之死的哀歌一	
陳明甫新作「分水嶺」	68
謝南建尋找父子曾經被 50 年	69
愛妻鄉土的青春學子	69
最後的一封信	
一郭秋徒獄中致兒女的問候卡	70

福爾摩沙 —— 美麗的島嶼

在不同的時期，許多國家 —— 包括中國、荷蘭、西班牙、葡萄牙、英國、美國、法國和日本，都對台灣產生過興趣。

十七世紀中葉時，荷蘭曾經統治台灣達三十八年之久。他們當時在安平和台南的殖民地，現在已成了荷蘭人佔領台灣的紀念物。西班牙人曾經在台灣北部的淡水和基隆殖民。至於葡萄牙人對台灣的貢獻，則是給台灣這個島嶼起了一個最貴族西方人所熟知的名字 —— 「福爾摩沙」(FORMOSA)。葡萄牙人當時稱台灣為「ILHA FORMOSA」，意思是「啊！美麗之島」。不過無論如何，這個島嶼也以它的中文名字「台灣」為世人所熟知。

一七八三年時，這個島嶼正式成為臺灣清中國的的一部分，隸屬於福建省政府管轄。自此以後就不斷有中國移民從福建廣東和台灣海前來，迫使台灣當地的原住民退往人跡罕至的深山地區。

在整個十八世紀，有關台灣的記錄似乎寥寥無幾。但是到了十九世紀，我們發現，西方國家和日本都爭相奪取這個島嶼的利權。因為這裡似乎含了很多可能性。

在一八七〇年代，日本籍口當時還有獵人頭習俗的原住民殺害了日本船隻被風吹翻而漂流至台灣的日本漁民，派遣了一個遠征軍強行登陸台灣。但是隨後不久由於英國和美國的反對，日本這支遠征軍乃不得不撤出台灣。

• 成為日本的一部分

一八八一年時，法國封鎖了台灣幾個港口。隨後，日本覬覦台灣的機會日見增多。日本就朝鮮問題發生爭執而來臨。最後，這個島嶼終於在一八九五年的一項結束中國和日本戰爭的條約而正式割讓給日本。

不過，台灣當地的居民卻拒絕承認中國的政權的這項割讓。他們自行宣布成立「台灣民主國」。在日本正式佔領台灣前，這個「台灣民主國」存在了兩個月之久。至於日本徹底征服台灣的原住民，則是到二次大戰前不久才完成的事。

台灣原住民之所以能得到這樣的成功，主要是由於縱貫這個島嶼的山地是如此崇峻陡峭，其中有些山峰高達大約一萬三千英尺。這個島嶼南北最長距離大約有四百五十英里，東西最寬大約有八十英里，面積大約有一萬四千平方英里，島上居民大約有六百五十萬人。台灣山地主要分布在東海岸地區，西部地區的地形則相對平坦，這就使得種植稻米所需要的灌溉容易實施。河川水流湍急，往往在颱風季節造成災害。

台灣這個島嶼有令人驚異的肥沃土壤和充沛雨量。北部主要港口基隆據說是全世界雨量最多的港口之一。此外這個島嶼還蘊藏了許多天然資源像煤炭、石灰石、木材、(矽)土、硫磺、鹽、石棉，以及出產原油和天然氣的油田。

日本人在他們的二十年統治期間，在台灣島上建立了彼此緊密相連的工業。舉例來說，日本人在台灣建立了肥料工業(但製造肥料的磷酸鹽礦則必須進口)，不但

大大增加了農作物產量，而且使稻米能夠一年收穫兩次。日本人也增加了台灣的甘蔗種植，而甘蔗則是台灣每年一千七百萬噸輸入蔗糖工業的基本原料。

其他有關的生產活動對肥料和其他工業生產作出了他們的貢獻。其中像：從硫磺裡提煉硫酸，從空氣裡提煉氮，利用廉價電力從煤炭和石灰石提煉碳化鈣等等。總而言之，日本人允許台灣人參與和營工業的投資和經營，這就促進了一個富裕而且具有教養的階層在台灣興起。

為了協助工業發展當然得建立良好的通訊系統，其中包括鐵路（長距離的雙軌）和路面堅實的公路。三個主要港口分別在北部的基隆，南部的高雄和東部的花蓮修建。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港口大部分是人工修建的人工港。至於在西部興建的一處港口則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而中斷。（譯註：即台中港）

除此以外，日本人還挖掘了一條五英里長的運河連接台南的小港到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還辦了木材工業而修建阿里山登山鐵路。這條鐵路沿著峭壁，跨過山谷，幾乎以S型的軌跡在五十英里長的軌道上，迅速攀升到四千英尺高峯。

電力的供應豐富又便宜，因為這些電力主要是從水力發電而來。這些電力以一百四十千瓦的電壓供應整個島嶼。此外台灣還有豐富的煤炭可供火力發電所需。

• 台灣之美

許多外人曾經如此貼切地稱呼這個島嶼為「美麗之島」(FORMOSA)，因為這個島

的自然景色實在太美了。從首都台北搭火車到兩百多英里以南的高雄，沿途都是綿延不絕的瑰麗鄉村，紅色的磚瓦點綴在綠絨般的稻田上，偶爾也會有崎嶇的高山和湍急的河川等壯麗景觀出現在眼簾。

這個島嶼擁有許多溫泉，日本人將之開發成一些美麗的假日休閒勝地。其中最有名的要算是台北北方的草山（即陽明山）和北投了。甚至在台北和基隆間二十英里長的寬闊混凝土路面上開車，你也會發現兩旁的景色是如此優美，叫人著迷。由於北部歸線橫貫這個島的中部地區，因此台灣的氣候基本上屬於溫暖或溫和。當然了，這部分也是由於台灣四面環海使得極端氣溫不可能形成的緣故。

島上城鎮也分布的恰到好處，而且都經過良好規劃。比較重要的建築都是鋼骨水泥或磚造的，樓房的二層以上通常都凸出來或者縮樓，以遮蔽樓下的人行道，使行人得以在烈日下避陽避暑。不過後來的一些歐戰後建築縮樓下的人行道或者腳踏車和汽車的停放地或攤販的聚集地。

日本式住宅興建在每一個城鎮的特別地區。日本式住宅設有門廊與牆封閉可以左右滑動的外壁，這樣的外壁和房間間可以左右滑動的牆壁之間則往往是走道。這種格局使房間在需要時可以直抵外壁而變得寬敞，而且房間在夏天時由於多了一層走道可以產生隔熱效果變得十分涼爽。雖然這種格局在冬天時會有太通風，寒冷且潮濕的缺點，但由於這種天氣在台灣當時甚短，因此顯然抵不過在每年炎熱夏季裡所帶來的優點。再說，冬天時還可以在瓦

子中間升起炭火煮火鍋或火盆來增加茅子的溫度。

日本人的傳統習俗是在進屋前將鞋子脫在門口以關處，然後換上拖鞋進屋。茅間的地板則用榻榻米鋪起來。所謂榻榻米是用稻草梗子編織成的長方形草蓆子，具有保溫且減少噪音的作用。至於茅間地板則都是木製的。榻榻米的規格是固定的，都是一公尺寬兩公尺長，至於茅間大小則由榻榻米鋪設的數目來決定。換句話說，所有茅間都一定建得剛好可以放下一定數目的榻榻米。

根據日本人的傳統習俗，晚上只要把蓆蓆和棉被放在茅間的榻榻米上，這個茅間就成了臥室。此外他們也用蚊帳。至於白天時的家具則僅僅包括了三個矮的桌子，以及放在桌子邊的坐蓆。

• 肥肉到口

日本人花了很大氣力清除台灣島上的疾疫，並且教育島上的人養成清潔衛生的習慣。由於習慣培養的如此徹底，因此當時日本人接收台灣後容許街道變得如此骯髒，委實令台灣人感到驚訝。同樣地，經日嚴刑峻法，日本人也把台灣人訓練得非常誠實，甚至似乎終於變成台灣人個性的一部分。

台灣島在二次大戰後期遭到盟軍轟炸，受到嚴重損壞。然而在戰後的現在，它卻和瀋州（即中國東北）一樣，成為中國最具生產力和最工業化的地區。「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在中國設立辦事處來協助救災和重建工作。「聯合國救災及重

建署」是按照和中國政府的協議進行救災和重建工作的。中國政府則相應成立了一個叫做「中國全國救災及重建署」的機構。

按照這項協議，所有「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物資一旦在中國港口上岸，就都屬於「中國全國救災及重建署」的資產。「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只保留監督這些物資是否真正到達所定目的地的權利。至於這些物資如何分發則是由「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和「中國全國救災及重建署」共同做出決定。

一般來說，每一名「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官員都在「中國全國救災及重建署」裡有一名相應的中國官員。這也就是說，「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和「中國全國救災及重建署」時時都擁有一名工業重建官員，一名農業重建官員，一名醫療衛生官員，等等。

但是，當具體項目進入細節時，「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和「中國全國救災及重建署」的觀點和目標不一致了。雖然私人的表面關係看起來像是非常友好，但工作上的關係有時候則相當緊張。

日本留下的資產顯然已成為中國人豐厚的戰利品，在下面的章節裡，我們將敘述中國政府的習俗是如何來利用現代化日本的工業成果。

大陸人的到來

亂象目前是中歐人的台灣人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後，迫不及待地想和他們的祖國有契合關係。他們對中歐領導人蔣介石十分崇敬，而且相信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會帶給他們和平，繁榮與幸福。

事實上，經過日本二十年的統治，台灣人民已經得到良好的生活水平，而且法律嚴格的範圍以內，台灣人民也可以安全的生活。因此他們想嫁娶，隨著大陸軍隊的到來，他們的經濟和社會條件一定會進一步改善。因此之故，當大陸人前來接收台灣時，的確受到台灣人揮舞著中歐國旗興奮采烈地歡迎。然而，這種情況沒有持續多久。

前來接收台灣的國民黨軍人在迅速建立簡陋的營舍後，立刻開始有系統的搶劫和強姦。舉例來說，在北投，街道上的女孩子往往被施以麻醉劑後帶往軍營讓軍人發洩，然後再用船送往大陸。其中一名比較聰明的女孩在騙取俘虜她的人的信任後，利用間隙翻牆逃到父親那兒，她的父親向警察求救。然而警察現在已經是大陸人擔任了，這些警察對黨軍十分懼怕，因此當然對這件事置之不理。

台灣人民不久也發現，只要國民黨軍人一出現，他們的財產就可能不保。法律對軍人的搶劫行為也沒有任何矯正或補救的條文。事實上，國民黨黨軍自己就忙著從事大規模的劫掠。雖然國民黨政府官員聲稱日本人留下的財產是屬於政府的，但有些黨軍官顯然對這些財產垂涎欲滴。

舉例來說，有一家工廠的老板為了生意離家外出，國民黨黨軍就趁此把他的兒子向警察局報案，但警方卻立刻將他逮捕下獄。同時聲稱這家工廠曾經被日本人提供設備和原料，因此其產品是屬於日本人的，現在當然也就屬於中歐政府。不過他們同時也表示，只要肯付出三萬塊錢，就可以釋放他的兒子，這個案子也可以撤銷。

當這家工廠的老板三天後回家時得知這件事，立刻向國民黨黨軍質問他的兒子用了什麼法。在聽到這樣的指控後，該工廠的老板除了承認被迫生產產品給日本以外，否認曾經協助過日本人。他並且表示將不惜聘請律師把這個案子訴到最高法院。國民黨黨軍這才發現如此一來可能使他們自己捲入麻煩，於是倒過來要求希望不要公開這件事，甚至把孩子的母親已經生出的三萬元也趕快退還，這件事才算落幕。

• 走了日本狗，來了中國豬

還有一些報導說，國民黨軍人寫出一些箱看起來像官方文件的東西，聲稱是企業家的股票因此也就是日本人財產，但為了表示體恤，他們願意假裝沒有看見這些東西。但是經仔細檢查後發現，這些文件根本沒有蓋上官印記，倒是這些國民黨軍人在上面蓋上了自己印章。由於情況變得如此荒謬，使得這些失望的台灣人咬牙切齒的說：「走了日本狗，來了中歐豬。」

但總的來說，台灣人並沒有因國民黨政府這樣肆無忌憚的做法而屈服。例如，擔任高雄市長的大陸人把從日本手上接收過來的稻米和水泥都數盜賣，然後把錢放進私人腰包。當地報紙形容這簡直是「亦

裸裸的榨取」，使得這位前民不得不立刻返回上海。國民黨中國政府也發表聲明，表示將組織一個調查委員會來專門調查此事。

但所有台灣人都希望能公正地代這件事的願望最後都歸成虛，因為一個月後國民黨政府宣佈，調查委員會沒有發現此人犯有任何罪行。但是在高雄，可沒有人認為調查委員會有任何證據可以做出這樣決定。因為凡是可以提供證據的高雄當地人，沒有一個獲准出席這個委員會。而且這個問題其實才剛剛開始，因為幾個月後，這位高雄的「前民」入獄國民黨政府派來接管國民黨在台軍隊的一名參謀長。

在國民黨的人官員負責的工業領域，已經被日本人訓練得習慣以誠實易欺的台灣人發現，即使他們僅用了大蔣人量，他們的處境也非常困難。有一家工廠的台灣人發現他的大蔣人量從一個利潤非常豐厚的盜竊自盜的生意，作法是像稱差不偷顧客提供產品，但實際上這些產品只有一部分真正提供給顧客，其餘都私自在黑市裡賣掉，叫飽私囊。

在最後將他的大蔣人量扭送警方以前，這位台灣商人做了周詳調查。此期間，這名大蔣人則用盡各種辦法，從把賄款給他分紅到威脅暗殺等等，希望說服放他一馬。而就在調查完後，表明這件事很明白就是一項盜竊自盜行為後，這位台灣商人發現自己也被警方逮捕了，原因是：「縱容」才從這種生意。

更有甚者，這名民台為了避免被警方逮捕，給了警方三十萬元賄款。這三十萬元換來的是，這名大蔣人得以住進風景優美甚至可以說豪華的公寓裡。相反的，這位台灣民台則被關進連時也關著強盜和小偷的牢房裡。牢房裡到處是蚊蟲和蛆子，不但環境骯髒，而且臭味撲鼻。這個公寓的面積只有十二英尺見方，但是卻擠進了十三名犯人。公寓的一半鋪有地板供犯人睡覺，另一半則只有骯髒的水泥地。

國民黨當局給予這位台灣民台強大的壓力希望他撤銷這個案子，但是他毫不所動。由於這名大蔣人台盜竊所得的賄款高達一千萬元——也就是相當於十萬美元，所以他可以很輕易地進行賄賂，而法庭裡的大蔣人官員當然也就堅決認罪這名台灣人了。

國民黨政府官員告訴這個台灣民台說，他會被拘押在看守所裡兩個月才接受審判。到了兩個月末了，檢察官會因為缺乏證據而要求延期。如此一來，他就得在看守所裡再待上兩個月，之後就必須舉行審判了。

• 「紅包」是唯一的護身符

在這拖延的兩個月期間，國民黨當局希望民眾對這件案子的興趣會自動消失，則檢察官就可以趁機宣佈證據不足不予起訴，民台也就自然獲釋了。這是當民台「紅包」給的充分時，國民黨政府法官通常使用的一個辦法。

但是無論如何，這個辦法被當時台灣爆發的抗暴事件給打亂了。這名台灣人已叔以及包括大陸人叔台在內的其他犯人，統統被抗暴民眾給釋放了。叔台於是逃出大陸，此後他的下落沒人知道。但是，這名台灣人已叔日於不是被警方釋放的，因此往往後10個月中，他都得擔心是否會再被逮捕。事實上，只要外面繼續維持這個樣子，這名台灣人已叔似乎就永遠無法從牢籠裡脫身。

至於究竟有多少警察機構在這個島上獨立作業，各方說法不一。許多政府部門都擁有自己的警察，有公開的，有秘密的，但是全都有武裝。我所知道的就有四種：軍警警察(憲兵)，普通警察，法警警察(法警)和海關警察。這些警察機構之下似乎還設有幾個附屬機構，每個機構都可以獨立作業，而且彼此間的權責義務並沒有明確規定。

所有這些警察都可以逮捕平民，台灣人不久就發現，他們如果不想身陷牢籠，就得不斷給各種不同警察「送紅包」。因為只要一種警察得了好處，另外一種警察馬上會跟進製造藉口。

這些警察不需要去證明他們的藉口，在提出藉口時，他們的態度也沒有像暴亂發生後那段時間那樣嚴肅。有時候，不同的警察機構也會發生爭執，這對國民黨政府的警察來說並不是罕見之事，其中最有名的一次這類事件發生在上海的「金門戲院」。在那裡，日於警方內部不和引起的糾紛，國民黨憲兵當場槍殺了數名普通警察。

另外一件台灣人受到警察「保護」的例子也許也值得一提。這件事件發生在台灣南部的一家醫院裡，當時醫院裡的護士宿舍遭到顯然知道內情的偷竊。警方於是找來了警察調查，警察當然也發現了是誰犯下這個案子，但是，在收到「紅包」以前，警察拒絕採取行動。日於護士的收買微薄負擔不起這樣的「紅包」，因此警察自然也就置之不理，護士們被盜竊的損失也只有平日的損失了。

即使擁有全世界最好的意識，台灣人也發現他們處境艱難。這裡再舉一個例子：一位國民黨政府官員造訪一名米商，要他填寫一張表格，察明他還貯存了多少米，他如實照填了「六百五十包」，日於沒有指示不准他出售這些米，而且所有報紙也一再呼籲大家不要囤積，於是在一個星期內出售了所有這些米糧。但之後卻有一名警察前來要他交出他的存米。當他回答說他根據報紙的官方指示已經把所有米糧都出售了，這名警察立刻將他帶走並且下獄。

至於他的一位認識檢察官的朋友向警方解釋了這個案子並且求情，這名米商才終於在「保釋」的條件下獲釋。但是據我所知，這個案子可從頭到尾沒有審判過一次。

• 連門窗都搶

在台灣的日本平民（包括技術人員）都被國民黨政府盡快遣返日本。國民黨政府允許他們在離境時攜帶一些個人的衣物和私人用品以及少量金錢。他們留在

台灣的其他財產則由日〔日人財產處置委員會〕接管。

許多地方我們都經常可以看到日本人原來居住的房子空蕩蕩地矗立在那裡。所有搬得動或搬不動的東西都被搬走，其中包括水管、抽水馬桶、水錶、窗子、門把，以及所有可以變賣的東西，在許多情形下，甚至還包括了地板和天花板，這種現象尤其是在國民黨士兵搬進這些民宅的時候最明顯。

曾經有一批這類物資穩定的流向中國大陸，而當時台灣人想得到出口許可證是不可能的，所以很顯然，這種事情當然是大陸人幹的。

還有一次，某一位重要的台灣難民由〔日人財產處置委員會〕承租了一棟房子，他在繳付了租金之後搬進去住。但是日軍第十軍的兩名軍官卻前來這位台灣人的住處，用手槍脅迫他滾蛋。目的是他們自己要搬進來。

之後這兩名軍官把兩名女孩帶進屋子，其中一名女孩的哥哥要求難民幫他救出他的妹妹，他表示其中一名軍官把他的妹妹帶進這棟房子強姦。但是當這位難民向這名軍官做此要求時，卻挨來射殺的威脅。

這兩名軍官在這裡待了一年，這期間，女孩生了孩子。而當他們離開時，這棟房子已被劫掠一空，所有能移動或可以搬走的都被變賣。房子裡不但沒有家具，甚至沒有窗子，沒有門，沒有燈，沒有水管，除了一堆空殼子，什麼都沒有了。也沒有人知道女孩們的下落，連事後修理瓦

舍的費用還得由這位台灣人自己掏腰包支付。

• 擺明的雙重標準

不過儘管經常處在巨大的困境之中，台灣人還是穩當地繼續維護他們在法律上應有的權利。台灣人表示，儘管日本殖民政權統治嚴苛，但是法律卻有明確的定義而且得到切實執行，這使得他們能夠在法律範圍內和平、安全而且舒適地經營生意。此外台灣人還發現日本人做生意的態度是誠實的。

但是當大陸人來了以後，一名台灣人形容說，「除了賄賂以外，根本沒有法律。賄賂成了不至坐牢的唯一辦法。甚至只能夠不斷地賄賂，賄賂還成了成功的唯一辦法。在生意往來上，台灣人發現他們經常受制於很容易被人忽略的一些瑣細規定，但是這些規定卻確實存在，國民黨政權的警察發現，只要提醒台灣人違反了這些規定，就非常有利可圖。也許我可以用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來解釋這種現象。那就是，穿著日本式木屐是不合法的。由於這在日本時代是很普遍的穿著，所以一般人要立刻改變這個習慣幾乎是不可能的。購買、出售或播放日本歌曲也是犯法的。另外還有一些瑣碎規定，像在餐廳裡跳舞是不合法的，因為這不符國民黨當局的節約運動。但是另一方面，酒家裡的酒綠燈紅和紙醉金迷卻完全不受打擾。國民黨政權這種幼稚的作法除了遭到台灣人輕視，嚴重干擾台灣人的日常生活外，實在一點好處也沒有。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台灣人在街頭對聚集起來的大陸人大聲播放日本軍歌，但是並沒有警察干涉

了，因此種種，都是台灣人在戰後受到中國人歧視對待的一些例子而已。這些做法，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最後終於促成了二二八事件爆發。

•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外國牌牌的香煙當時是最受歡迎的，因此小販往往在眾多的中國牌香煙中，夾帶很少幾包外國香煙兜售。按句話說，禁止銷售外國煙的命令意味著對街頭小販一個嚴厲打擊，而且就像其他這類所有規定一樣，沒有人會去注意它。不過無論怎樣說，如果這名警察不那麼愛管閒事不去管雞毛蒜米的話，「二二八」這個反抗的不幸日子也只是延後發生罷了。

事情的經過似乎是這樣的：小販中的一名警察禁止一名婦女販賣外國香煙，這名婦女回答說，這是她維持家人生計的唯一辦法，如果他要阻止她，為什麼不去阻止那些「」昏人」。這名警察於是把她打倒在地。旁邊圍觀的忿怒人群立刻過來攻打這名警察，但這名警察隨後就溜掉了。

此時旁邊的其他警察不但不過來援助同僚，反而也紛紛開溜。其中一名警察則可能因為驚慌過頭，轉身去追打他的群眾開槍，打死一人。

群眾於是更加怒氣沖沖的前往小販區，且放火焚燒，小販區裡的中國人職員此時都全數逃跑——暴亂於是開始！

陷入暴亂

三月一日星期六的時候我在高雄有專車返台北，但當我到高雄火車站要買票時，得知台北的鐵路正進行罷工，所以沒有直達台北的班車。那時也有謠言說，台北發生街頭巷戰，有些學生被打死。這些謠言後來被證明有些是事實。

基於此，我的翻譯和我認識此刻留在高雄應該比較正確。第二天，車站官員通知我們，暴亂已擴散到新竹，因此還是沒有班車。而就在這一天，曾經和我一起工作的「中華全國救災及重建會」的一位中國朋友警告我說現在開始會有大麻煩，因此我應該趕快「走開」。當我問他我該走哪裡的時候，他卻說不出來，只是一再堅持說我待在高雄非常不安全，因此我應該躲到別處去。

他的理由顯然沒有說服我，因為我已經來過高雄好幾次，總共加起來可能有一個月時間，當地人對我都相當面熟，我在高雄努力協助恢復那裡工業的工作，也廣為人知。因此我認識，我留在這裡應該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樣安全。當然了，我在台北的名氣可能更大，但台北此時已完全「沸騰」。

另外，當我告訴我的中國朋友他在那裡我就跟他去那裡時，他表示，他要去的的地方是我不能去的，並且因為不能帶我同行而再三向我道歉，同時表示這是他接到的命令。我和我的翻譯於是只好留在下榻的「東元旅館」。這是一棟三層樓的鋼骨水泥建築，內部裝潢大體上是中國式格局。

• 氣氛緊張

星期三早上我們被一列三十名的國民黨軍隊通過聲吵醒，這些國民黨士兵手持自動步槍和一挺維克斯式機關槍。整個「下街道」的氣氛都很緊張，人們則一羣羣地站在門前觀望。

實際上我們可能是唯一在餐館吃飯的人。由於「東元旅館」的大部分顧客都是中國人，因此被認識可能遭到台灣人的攻擊而成為一個麻煩中心。但是無論如何，我們決定至少此刻還可以暫時留在這裡。

我們在一家人餐館吃晚飯，餐館人員告訴我們說，這一天他們只有另外兩名客人光顧。天黑後我們聽到人群在街上行走。我聽到有擴音器播放被禁止的日本歌曲，此舉顯然是為了吸引國民黨警察出來。我的翻譯因此變得焦慮起來，他想逃出去，但是繼續一想我們並沒有立即離開，待在這裡其實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樣安全，於是我們又留下來。

我們當時並不知道這個決定還救了一名國民黨警官的命。事情是這樣子的：這名警官因為遭到群眾追趕躲進這家餐館，但是由於我這位西方人還在裡面，所以群眾決定等我離開後再動手。換句話說，我們的延遲給了餐館老板足夠時間讓這位國民黨警官從後門溜走。

這個旅館後不久，我們聽到群眾在街頭聚集，我們從窗口探頭張望，發現位於大約一百碼外街邊的警察局前發生大火。警察已經跑光，警察局裡的記錄文件則被群眾拿出來在街道中間放火燒毀。情況看

起來是如此嚴重，於是我們決定打自準備抵付任何緊急狀況。

• 不准窩藏中國人

沒有警察或軍隊的跡象，我們看到的唯一中國人則躲在旅館裡，我們和旅館客人及工作人員站在門口處，群眾中一名男子從門口跑過時喊著：「只要你們還留著中國人，你們的旅館明天就會被燒掉。」我的立場最困難了，因為我聽不懂別人說的話，我不知道這些奔跑的群眾是躲避警察還是趕去進內。

至於我身邊會講英語的人也因為太激動而顧不到我。突然間，有幾顆子彈打到旅館門口處的台階上，我 instincts 還是跑到我們那間牆壁是鋼骨水泥的房間也許比較安全。但儘管如此，我這天晚上情緒仍相當起伏，最後可以說靠了很大努力才似乎入睡。

接著房子裡出現越來越多的胎動聲，我對自己說：「就是這了。」於是我翻譯陪著走到樓梯盡頭，我們盡可能態度輕鬆地坐在樓梯扶手上。我很高興看到群眾沒有攜帶武器，只有前面的一人帶著一根木棍。

當他見到我時停了下來，而我鞠躬敬禮，其他跟在他後面上樓的群眾也跟著這麼做。他說：「O.K.？」我回答說：「O.K.」他們於是向我的翻譯說了些什麼，在我的翻譯回答後，他們繼續行動。在搜查了幾個房間後返回樓下離去，離去前還向我敬禮。

• 美國領事館

我後來才知道，我之所以受到如此尊敬是因為當時人們謠傳美國領事館就在這棟旅館裡，而他們絕不想冒犯美國。他們當時只是要進來抓中國人旅客，而當我得知這裡沒有中國人後，這些群眾就在幾個房間匆匆地粗略看了看，然後滿意地離開。

很顯然，所有中國旅客已經全都走了。我在「中國全國救災及重建署」的朋友所租的同樣地方。為了保險起見，我們和衣而臥，但接下來的這晚卻平靜無事。

第二天早上我的翻譯在早飯後外出，打算去看看有什麼事情發生。由於遠處偶爾傳來一些槍聲，他建議我們應該待在旅館裡比較好。但我卻有不同的想法，我認為由於當地人們都相當認識我們，因此不至於在緊急時發生誤會。所以我們就沿著滿路走回警察局，果然立刻在那裡受到接待，其中包括新的台灣人警察。這些新的台灣人警察現在終於承擔他們在日本時代就已經擁有的職位了。不過其他所有辦公室都已關閉，我們連吃午飯都有困難。最後我們終於說服了一家餐廳給我們一點雞肉飯，因為我知道這是很容易準備的一道菜。

在這間旅館時，我們成了旅館門口一羣人最感興趣的焦點，但我無法確定他們的態度是友好或敵視。經過前一晚的折騰我們實在相當疲倦，所以我決定马上就睡。但是還不等我入睡，就有一個消息來問我是否可以協助正式（現在已經是台灣人了）去談判有關停火之事。

我表示願意考慮，但要求正式直接向我提出正式的請求。而就在信使還沒離開

前，我收到我的中國朋友捎來的求救信，上面寫著：“謝孔頓先生，請立刻協助把我和我的兩個朋友從獄中釋放。我們處境卻窘，請立刻幫助我們。”

• 趕到監獄

我於是立刻趕到監獄，透過翻譯告訴這些台灣人說，此人曾經在「中華全國救災及重建會」工作，我也就是為此前來中國到台灣來幫助重建工作的。我表示，他們的這名中國人犯曾經在工作上協助我。此外我還敘述了一些我這位中國朋友的工作性質。但這些台灣人說，他們將讓這三人安全地待在監獄並且會好好照顧他們。他們表示，所有中國人都已撤退至海軍基地，而除開海軍基地，這個監獄此時對中國人而言可以說是最安全的。

我的中國朋友表示，他是在離開海軍基地去辦公室處理一些公務時被群眾逮捕的。他想跟我們去我們住宿的旅館，但這顯然會使我們的旅館成為攻擊目標，所以我們拒絕了。

我當初為了保險起見已經把我們的吉普車加滿了油，而且為了做著“招牌”，我任何外出都使用它，甚至連去距離旅館只有百碼的警察署也不例外。在我從監獄出來時，我發現我的吉普車一大群群眾圍住，後面則有一些年輕人待在卡車裡。我的翻譯對我說：「你最好做個演說解釋一下。」而群眾的態度也讓我毫不懷疑此番演說的內容應該是什麼。

我自先告訴他們我的身分，為什麼會來高雄，在這場混亂中我們嚴守中立的立場，

而且為了履行這個立場，我已接受蔣雄飛氏的請求，才導致這個城市促使「停戰」。群眾對我的演說反應不一，有些人拍了拍巴掌，大部分人則是保持沉默。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隨即坐進了吉普車前往「人民總部」——也就是市政府辦公室。而幾乎就在一條三線馬路的對面，則是國民黨的「軍事總部」。我們開車經過時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挺機關槍架在「軍事總部」的房頂上，而我們則在路邊的名車取據點守衛。

• 和國民黨軍方談判

我們是從後門進「人民總部」的。我帶著往委員會，在那裡，我的一名台灣人律師朋友似乎是裡面的負責人。沒有任何警衛，而且每個人包括我的翻譯似乎都隨時在說話，過了大約三分鐘的交談，我的翻譯對我說：“好，我們走吧。”

但我回答說：“等一下，這究竟怎麼回事？我們要去哪裡？去做什麼？誰和我們一起去？”

“噢，”我的翻譯說：“你做著我們代表團的負責人去國民黨的「軍事總部」要求停火，他們已同意這道命令，但是軍方和他們的下屬單位失去了聯繫。”

但我可從來還沒有見過這麼多憂慮的兒子，而且似乎連我兩個和我一起的人也很困難。他們於是告訴我，在過去兩次談判嘗試裡，有一名兒子受傷，一名被打死，所以我們這次談判不必那麼急。但我還是樂觀的想，既然已經做了實際接觸，可以說談判就已經在進行了。

我們從前門走出來時把弓舉起來，我立刻就看到正前方遠處有一挺機關槍和五、六枚槍在對著我們。這棟樓和人之間相距約一百碼，但感覺起來似乎遠得多。在我們走過一半時，我停下來高喊：「O.K.？」，過了一會兒有人在屋頂上出現向我們招手，機關槍和槍也從視線裡消失。

通過了幾道檢查之後我們見到了負責軍官，他看起來就像對街那棟房子裡的群眾一樣憂慮和沮喪。在這裡，翻譯解釋是很困難的。因為我得先向我的翻譯說英語，他再向一名國民黨官員說日語，然後這名官員再向這位國民黨軍官說北京話。

就在我解釋我的看法，其中包括我願意提供我的口音讓他們和分遣隊聯繫時，一陣槍聲打斷了我們談話。除我以外在場所有人立刻趴在地上。雖然沒有跡象顯示子彈射向我們這裡，但我決定，如果他們趴在地上不見得是個好主意，我一個人站著也不好，所以我也跟著這隻做了。

• 事故頻生

我問我的翻譯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時，他回答說我們遭到攻擊。但無論如何，在趴在地上大約三十秒且一切都似乎平靜後，我獨自一人起身開始偵察。我走進這棟樓的主要部位，那裡有些人在把弓，但他們同樣也躲在掩體下，沒有任何一個人處在警戒狀態。此時突然又爆發一陣槍聲，而這一次槍聲似乎是從屋頂來的，所以我跑到門邊去觀察這些國民黨軍人究竟在誰射擊。

在大約一百碼外的路邊，一名左腿滿是鮮血的婦女正在掙扎想爬起來。由於沒有任何聲音的蹤影，我決定過去援救。但就在此時，一名年輕台灣人不顧自身安全，從附近一棟房子裡出來把該婦女攙起準備往內走。但可能是在見到我後，他改變了主意，於是我們倆一起把這名婦女攙進國民黨「軍事總部」。但那裡並沒有任何急救設備，這名年輕婦女的左大腿上被子彈打穿，大腿骨被打碎了。但是流血不是很多而且似乎已停止流血了。她的神智顯然還十分清醒，每個人都站在她身旁無奈的聽她哀嘆。

當然了，「軍事總部」那裡沒有任何繃帶或夾板可用，所以我只好要國民黨士兵把他們一些正在晾乾的毛巾撕成布條來用。這名婦女身上仍然穿著襯衫帶著她的隨身物品外加一把雨傘。我於是利用她的雨傘和一片木頭作為夾板，把她受傷的部位固定，然後用黑布作為擔架，把她送往對街裡有一位醫生的「人民總部」。

這個事件完全打斷了我們的談判，雙方也似乎都不願意再恢復。由於我繼續待在這裡似乎已沒有多大用途，乃透過翻譯台辭返向「人民總部」。回到「人民總部」後我發現那名台灣人醫生已下令將受傷的婦女送到路邊大約半英里處的一家醫院去治療。

• 國民黨軍隊盲目掃射

當我們返回旅館時，已經有幾位朋友在等候。他們一致勸告我們離開這家旅館，於是我們接受其中一人的邀請去他家做客。但是到那裡我們發現，他的家已經

完全被附近山頭上配備有機關槍的國民黨軍隊所嚴密監視。但無論如何那天晚上我們還是留在那裡過夜，第二天才搬到另外一個較安全可靠旅館。這間旅館格局則是日本式的。

這天晚上城裡幾個地方間歇發出了槍聲。第二天也沒有什麼特殊事件發生，只是有報導說，我們曾經去訪問的那個國民黨「軍事總部」裡的軍人已經撤走，退到原來修建用來保衛高雄港口的砲臺裡。但也就在這天晚上，當我們盤腿坐在日本桌子前時，一排機關槍子彈直接從窗子射來，電燈隨即滅掉。在猛地站起來時，我扭到了自己腳跟，於是只好躺在地上休息。

第二天一整天我們聽到各種不確謠言，但大體情況似乎是學生們控制了這些城市，他們已經到這家旅館征用米糧。他們也曾試圖征用我們的收音機，但被勸阻了。無線電廣播報導了這次台灣人抗暴的目的，似乎全島都已在抗暴分子控制之下。然而就在午飯過後沒多久，突然傳來一陣機關槍聲而且槍聲逐漸向我們這家旅館逼近，所以我們就躲進一間防空洞，四周用我們所能找得到的榻榻米圍起來。

很顯然，國民黨軍隊已經開始有組織地攻進這些城市。此刻禁止我們所見到抗暴分子擁有的全部武器不過六枝步槍分發給不到二十名男子。當槍聲逐漸從旅館經過而最後在遠處消失時，不免感到自己相當幸運。

從旅館裡我們可以看到國民黨的中國國旗飄揚在前面所提的「軍事總部」和「人民總部」頂上，機關槍口則攫取了戰略據

點。不時從街角傳來的零星槍聲使我意識到國民黨軍隊掃蕩肅清的程序已經開始。槍聲越來越近，而我們的權宜之計就是退回到我們在旅館的避難所裡。

突然間，我們聽到一聲槍聲，旅館門口處有玻璃破碎的聲音。我把頭探出來往外望，心裡想現在是和國民黨軍隊正見面時候了。所以我就沿著走廊用英語高喊：「夠了！夠了！不需要這樣！」那時心裡希望藉此也好讓他們知道我是一名西方人。

但就在我把頭轉向一個角落時，我發覺我的眼睛和其中一名士兵的刺刀尖距離不到六英寸。而我覺得他正準備開始射擊的樣子，於是立刻退卻並且大聲用英語高喊，那時把頭擺低，才鬆口氣的發現這名士兵把他的步槍放下。當我完全現身時，他趨前向我握手。當我叫我的翻譯上前來時，這名士兵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旅館裡的每一個人在他面前排隊。

他的小隊的一名成員此時也來了，準備把旅館裡的人帶往監獄。當然了，我的翻譯和我拒絕前往。但最後我的翻譯同意陪他前往「軍事總部」。當他們離開以及其餘國民黨士兵離開的時候，另外一組國民黨士兵也用同樣態度進入了這家旅館。幸運的是，旅客當中有一人能說北京話，於是向這些國民黨士兵解釋情況。就在他們還在討論這件事時，我的翻譯和一名會講英語的國民黨軍官返回。接著，這名國民黨軍官把我們帶往位於高雄城外的山上砲臺裡。

• 抗暴群眾手無寸鐵

這位曾經參與緬甸戰役的國民黨軍官駕駛著我的吉普車，在路上我立刻看出台灣人這次反抗注定要失敗。因為街道邊和山頂上到處可見架設的機關槍，有的機關槍口徑還非常大，相對來說完全沒有武裝的台灣人自然一點獲勝的機會都沒有。

我們受到駐紮在國民黨指揮官禮貌接待。他告訴我們說，因為共產黨煽動的關係，他們被迫攻擊這座城鎮。但我們這邊卻沒有看到任何和共產黨有關的人或物。隨後他們把軍需官辦公室給我們當臨時臥室，我們的車鋪則是辦公室裡的桌子。當時缺少糧食，但幸運的是，由於旅館裡一名旅客的先見之明，我們隨身帶了旅館特別給我們煮來的麵食和奶酪。

這天晚上有兩名軍官來拜訪我們，他們也是工程師而且會講英語，他們為了學習工程技術曾經必須閱讀英文教科書。令我們印象深刻的是，這些國民黨工程師也認為這場暴亂是共產黨挑撥煽動造成的。於是我們進行了非常有趣的討論，而且我也非常高興有他們作伴。

這晚我們睡得很斷斷續續的，因為不時被機關槍的槍聲吵醒。在大約晚上八點鐘起身，但是個小時後還不見有米飯蹤影。軍需辦公室曾經得到了一些新鮮蔬菜，但這些新鮮蔬菜都被拿去給隔壁的一群土匪吃，這顯示了食物缺乏，這些土匪可能已經挨餓。事實上這種現象也得到前晚來拜訪我們的國民黨工程師中的一人「證實」。

「證實」的過程是這樣子的：這位國民黨工程師前來向我借那輛鎖在桌子前面的吉普車，但是我告訴他說，我們不可能

將「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吉普車出借給他們做軍事用途。他隨即表示，他是要用這輛車做救濟用途的，他們要用這輛車去運米到所有大客人都躲在那兒的避難所裡，然而他們沒有運輸工具。

經過進一步商量我們得出兩項結論，第一項是這家軍需辦公室被抗暴群眾封鎖，第二項是，在把這些米分發給難民以前必須先運來我們所在的駐紮。很顯然，那些會分發給難民的米一定是軍方已經剩餘的，所以我們還是婉轉拒絕了。

• 嚴守中立

除此以外，我們也可以曾經拒絕讓學生利用我們的吉普車在城裡運送米糧作為例子來增強我們的立場，而且表示我們只有嚴守中立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這名國民黨工程師只好離開，而且顯然不和駐紮指揮官討論這個情況，但是讓我們放鬆一下的是，幾分鐘後他回來告訴我，他們已經做了其他安排。

我們的早餐終於在上午十一點半來，但是除了拌了點醬油的水煮荷包蛋以外沒有米飯。不過幸運的是，我們還有旅館客人在最後一刻塞給我們的麵食和奶酪可以配著裹腹。後來當我們看到卡車後面托著野戰炮時，才恍然大悟國民黨軍方為什麼會沒有運輸工具運米糧的道理了。

晚餐是我們的下一餐，除了炒鴨蛋和白飯外還有國民黨軍隊的牛肉罐頭，當然了，我們也要配我們自己帶在身子的麵食和奶酪。這天晚上由於沒有訪客所以我們就早早休息，但是清晨時又被槍聲吵

醒，只是這次槍聲來自遠處。因此我希望也許我們可以回到棧裡去了。

早上時我們看到幾批人把鐵線綁在脖子上帶進來。其中一名犯人獨自一人站在門口處，他的雙手手腕被鐵線綁在背後，由於綁得太緊鐵線陷進肉裡。他的兩隻手臂也同樣被鐵線牢牢捆綁，兩時脖子也被綁了一圈鐵線。看起來已到了精疲力竭的極限，但是每當他的頭低下來時，國民黨士兵就利用綁在木槍上的刺刀敲打他的肩膀。

我的翻譯認為這人是我們的朋友，是「人民總部」的領導人之一，而且非常反對發生嚴打事件。我不認為我們認識這人，但我的翻譯堅持認為我沒有仔細體會該男子過去幾天所經受的悲慘經歷。其中證據之一就是他的顯然變得非常消瘦。

總而言之，不論這人是誰，跟另一個遭到這樣對待都是令人震驚的。我們討論是否該出點力，但最後決定如果我們對這名男子展露任何興趣的話，可能只會給這名落在國民黨軍隊手中的男子帶來更多麻煩。

• 滋事體大

自飯過後我們要求返回棧裡，但國民黨軍隊不願意讓我們走。當他們開始堅持要我們留在這裡的時候，我指出，如果他們把「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官員當做他們的人犯，肯定會造成嚴重影響。但他們接下來的藉口更妙了，他們表示，我們在吉普車裡可能遭到兩方面任何一方的襲擊。

於是我決定用我們的枕頭套製作一面旗子，上面寫著英文「UNRRA」，下面則是中文名稱「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幾個大字。由於我們在旗子的背面同樣寫著，所以掛在吉普車上的時候，任何方向都可以清楚看到。

然而即使如此，在我們真正離開前還有更多困難需要克服。我們在檢查吉普車狀況時發現車子備胎不見了，而且當然沒有人知道下落。最後好不容易才拼湊出答案，原來這個備胎被鎖進一間車庫裡，而擁有這間車庫鑰匙的國民黨軍官入獄之外出要到晚上才會回來。不過無論如何從吉普車現有輪胎的狀況看，我們那個備胎很可能被用來壓死共產黨游擊隊叛亂分子了。

經過反覆爭辯我還是拒絕接受他們給這個備胎開立的一張收據，最後他們才保證在第二天十點以前把備胎送還到我們下榻的旅館。這本來就已經夠令人生氣了，但令人氣憤的還不止於此，就在我們發動車子準備離開時，啟動器卻又壞了。國民黨軍官於是派來一名技師花了大約兩個小時才把啟動器修好，期間更讓我們坐立難安，格外不舒服。

抗暴的最後階段

當我們用受重傷高雄市區時，發現目前耳上的旗子和我們原先預期的作用大不相同。我們的車子不斷被那些臥床糧食被國民黨軍隊搶走而挨餓的人攔下求情。每當我們停下來時就立刻有一大群人圍上來訴說他們的痛苦遭遇。

其中一名女孩在講述她的遭遇時幾度忍不住激動情緒，其他人群也保持一片沉靜。女孩的父親是高雄市一名有頭臉的重型人物而且他不贊成武裝反抗。但是無論如何還是被國民黨軍隊帶走後無人知下落。這個女孩在所有可能想到的人打聽，但她的父親仍下落不明。

國民黨軍隊洗劫了他們家，搜走了所有值錢的東西包括食物，她的母親悲傷鬱悶而崩潰。作為獨生女的她只好擔負起找尋父親的責任。但我們又能為此做什麼呢？我只有不得已的告訴她我們實在不可能做得比她已經做出的還多。

通常來說坐目前車只需十分鐘就可以通過的市區某一部分，我們卻因沿途不斷有民眾求救和陳情而花了將近一小時。我們首先區分了暴亂剛開始時我們停留的那家旅館，我們打算暫住那裡，但那裡的工作人員說他們沒有食物及其他民生必需品，而且也不知道那裡可以獲得這些東西。所以我們只好轉移到後來我們被國民黨軍隊帶走的那家旅館，同樣地，沿途又用受多次受到民眾阻攔陳情。

• 鎮壓之餘不忘嫖妓

我們回到這家旅館顯然是件很受歡迎的事。那裡的唯一一些男子是比我們先到的軍人，他們在旅館門口處和旅館房客談話。這些旅館房客都是女人。我與這些士兵像老朋友般地打了個招呼。士兵談話中表示這既我們不打算住這裡，沒想到這句話換來婦女們一陣驚愕，於是我雖然還不明白個中緣委，我就让我的翻譯告訴他們我已經改變了主意，決定這晚在這裡投宿。

由於我的翻譯也正忙著找出事情真相，我當然就更不知情了。不過無論如何我還是看到旅館的老板把一疊紙條塞給這批國民黨士兵當中的一人手中，不久後，這些士兵就離開了。我的翻譯這才告訴我，這些國民黨軍人原來打算今晚帶這些女孩去睡覺的，但由於我們的到來使他們放棄了這個想法。

這天下午和晚上，這家旅館的氣氛都非常緊張，每個人都坐到我們的房間裡來。她們聚口同聲地訴說被國民黨士兵在這家旅館開槍強行進行的情形。她們表示，除了第一位出面和國民黨軍隊他們打招呼的老板當場射殺外，她們全都認為，是日於我出面和這些國民黨軍人打招呼才挽救了一些人性命。談話裡不斷夾雜著怨嘆和顫慄。在她們離開我們的房間後，我還可以聽到她們談話直到深夜。

但這些國民黨軍人所幹的懦夫行為顯然不是在整個高雄進行，而只是在某個地區。沒有人知道這是因為這個地區被認為暴亂特別嚴重，還是因為這只是某些國民黨士兵自己一時的衝動。但是不管

什麼原因，國民黨軍隊這種行為是在我們周遭製造了許多喪夫喪子的怨婦。

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在我離開收容所住聖塞的那一晚，這棟旅館整個被機關槍掃射了一遍，特別是在樓上部分，子彈貫穿了整個房子，有時候甚至穿透外牆壁，因此這些子彈顯然是穿日的機關槍子彈。

• 監獄人滿為患

第二天我們被旅館裡的人團團圍住要求協助確定他們的親屬是否還活著，或是被關押在那裡。所以我們就前往不同的監獄詢問。每一座監獄門口此時都擠滿了婦女，她們是在發現男性親屬被關押在這裡後攜帶衣服和食物來探望的。我們當然能夠保證那些被國民黨軍隊從旅館帶走的男子沒有參與暴亂，所以一兩天後他們也就返回了這棟旅館。

許多男子是在半夜三更身上還穿著睡衣的情況下被國民黨軍隊帶走的，加上監獄裡沒有睡覺的地方，使得他們個個都著了涼。同樣的，親屬因此必須給人寄送食物，裝裝食物的容器在食物送進去後被退還給等候在監獄大門外的婦女。

有一次，當我開著吉普車離開監獄時突然有人用英語高喊「THANK YOU」，離去時人群聚集在路旁目送。很顯然，我們的努力受到他們感激。但是在這個令人難過悲慘的事件裡，我們所能夠做的實在太少了。

• 那位律師朋友

在希望我們幫忙的要求當中，有一個是我們那位律師朋友的妻子。我們的那位律師朋友曾經反對暴亂，我的翻譯則在聖塞說出他遭到國民黨軍隊毆打。我們於是前往他的辦公室去看他的妻子，聽到的人是——極令人難過之人。

她的丈夫曾經大聲疾呼並且勸戒群眾不要鬧事，但是卻引來一大批反對而不得不落荒而逃，群眾們甚至自爆他的住宅將之燒毀。他的妻子也遭到群眾毆打，她表示給我看雙腿一片淤青，並且表示身體其他部分也到處是這樣的淤青。

她曾經因此而神經崩潰，但是當我們告訴她我們在聖塞見到的那個遭國民黨軍隊毆打的人可能是她丈夫時，她的反應還很鎮定。她表示，她丈夫的兩個好朋友也幫了不少忙。其中一人已前往聖塞。由於我們的備胎仍然下落不明，我乃認為現在是尋找那裡是——趟商量商量的時候了。

到達那裡時，我們立刻和第一晚晚上就來拜訪我們的其中一名軍官朋友見面。他首先詢問我們的來意，當我們表示要尋找這個人的下落時，他的反應是：“哦，他是首領。”語調似乎暗示我們不必對他抱什麼希望。

雖然我解釋了他曾經試圖帶領人們不要參加暴亂，但沒有效果。很顯然，任何形式的領導人都是國民黨軍隊清算的首要目標。（在此希望附帶指出，這是我所見國民黨不論任何理由而系統消滅台灣領導人的第一個跡象）。此外我也表示希望找回我們的備胎，但所得的答案是一個人推一個人，最後當然是原地打轉，沒有下文。

• 這一招奏效

我於是要求面見我曾經見過面的指揮官，正式向他表示我們的設備被用來做軍事用途此我必須把這件事向軍方報告。這一招果然奏效，他們立刻開始和各個哨所聯繫。雖然還沒有查出下落，但是向我保證會在一個小時內來好的把備胎送還我們的旅館。我提醒他們已經做過同樣保證，因此這次保證也沒有多大意義。但無論如何他們指天誓地的向我保證這次絕對不一樣，很顯然這次他們是認真了，我於是滿意的離去。

在其他朋友共同協助調查下，我被告知那位律師朋友待在難民營裡，所以在一名軍官陪同下我們終於找到了他並且和他討論情勢。我非常謹慎地表達並不是要求釋放他，只是希望確定所有的事實真相都能在審判時被提出。我當時準備了一項聲明，表示我曾經見過他幾次而且相信他是一名守法的公民。其他朋友也表示做了調查。由於他的良好關係，我們那位律師朋友曾經在監獄裡受到良好照顧。

我們向律師朋友的妻子報告情況後返回旅館時，得知有一輛上面載全副武裝國民黨士兵的吉普車來到旅館找我們，但由於我們不在所以帶著備胎返回營區，並且保證一個小時後會再來。這一次他們倒是真守信了，並且拿走了我簽的收據。

• 國民黨特務頭子

國民黨當局也繼續嚴密監視著我。我曾經被一名國民黨官員攔下，詢問我是否知道「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營」在高雄的人

員。我回答說是的。這位國民黨官員於是說：「那好，有一名身著『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營』制服的台灣人，在三月三號向某人索取十萬元台幣。」很顯然，他是在指我的翻譯。

我於是回答說：「沒錯，『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營』另外在高雄的唯一工作人員是一名台灣人，他也穿著『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營』的制服。但他從來沒有離開過我的視線，更有甚於，他不是那種會到處詐騙要錢的人。所以不是有人偽裝『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營』制服詐騙，就是你的消息來源嚴重錯誤。」

這位國民黨官員於是向我道歉，並且說：「但是當然了，我們也不能不小心點。」

我回答說：「是的，的確如此。所以你如果有收到這類消息時必須更加小心。」

回到旅館後我們把這件事描述給朋友聽後，才知道這位詢問我們的國民黨官員就是知名田彰的秘書警察頭子。

由於現在已很少聽到槍聲，我們猜想暴亂已經過去，但火警和電報仍然不通，因為所有電報線路已經被切斷了。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能通過軍事管道送出一項簡短消息給我們在台北的辦公室，表示我們所有人都平安健康。

「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營」在這個地區有一名警員，他和他的妻子在台南。三名「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營」的護士在 HAITO。根據總部調查顯示，HAITO 還是個很危險地方，但是台南已逐漸恢復正常。由於我的腳扭傷還沒有痊癒所以無法一

象開耳開得太遠，我們就在旅館僱請一個男孩開車送我們去台摩。

• 台南成了死城

在路上我們被兩名國民黨男子和一名國民黨女子攔下，他們要求搭便車前往台摩，我們答應了。原來，他們是在暴亂發生前一天從高雄的「東元旅社」逃出，準備從高雄步行前往台摩的。

我們到達台摩時，發現台摩已是個死城。每一個街道都架設了機關槍，路上看不到一個平民。我開車穿越台摩市街道的時候感到很不安全，因為國民黨士兵當時很多人不識字，因此我們那面日軍的「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營」旗幟可能對他們毫無意義，他們說不足為信。先射擊再詢問是可行的。

我們拜訪了幾處可能會有這名難民消息的地方，最後肯定他已離開台摩去執行他下階段的任務時，我們才返回高雄。

第二天我們共有三名「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營」派駐在一家醫院工作的 HAITO。發現她們都平安健康，但是由於經歷過一些可怕經歷，她們都顯得非常不安。不過在見到我們時大大鬆了一口氣，因為她們原來以為已經完全被遺忘了。我向她們指出，我們的電報除了通過軍事單位和台北取得聯繫外，我們也被遺忘了。

• 三名護士的遭遇

由於她們曾經居住的旅館最初被抗暴群眾佔作總部，因此受到國民黨軍隊格外注意。有一次她們在機關槍掃射中躲在一

口處的一根大柱子後面，一枚子彈正好打中了這根柱子。當抗暴群眾被逐出這家旅館後，旅館裡就只剩下她們三名護士，國民黨軍人則乾脆進駐這家旅館。稍後這些國民黨軍人甚至來此作樂而把這家旅館變成了妓院。這些國民黨軍人只在旅館待了一夜，但旅館的工作人員除了門衛夫婦外，已全部逃光了。

這三名護士曾經給門衛三千元去購買生活日用品，但就在我們抵達的前一夜，國民黨軍隊來到這家旅館追索這家旅館的木板，當門衛表示不知道木板何在時，國民黨軍隊不但把他打了一頓而且還搶走這三千塊錢。三名護士於是便把她們安置在市鎮賓館的日式旅館，因為日式當時仍住在市鎮賓館。但這樣一來卻惹來了更多麻煩。

一名國民黨士兵那天早上因被頭部槍傷死亡，國民黨軍隊於是逮捕三名難民和三名護士。理由是沒有適當救護這名士兵。由於其中一名參與救護的台灣人護士是「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營」的護士之一，所以我們全體向日式要求平反這件事。在此情況下，另外兩名加拿大籍護士覺得她們不能因此離開這名台灣人護士，於是決定留下來。

• 十一天才收到電報

我們返回高雄看看是否能和台北聯繫上。但還不等我們聯繫，第二天一封郵戳日期三月四號的電報寄過來，上面寫著：「請你立刻返回台北」。由於電報能夠進來，我們以為我們的電報也可以傳出，但是到電報局打電報時才發現，這

封電報是日火車和汽車經過許多人之手，花了十一天時間才到達我們手」。

第二天我們返回 HAITO 把兩名加拿大籍護士帶回高雄，並且得到消息說，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一會有一班由台北的火車。至於那位「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台灣人護士則已經脫離臥床那名國民黨士打死亡引起的麻煩，但由於她還遠遠沒有完成在那裡建立訓練課程的工作，所以決定留下來完成任務。

這些日子裡我曾經去了醫院去看一名在日本受過訓的台灣人醫生，這一天他有些名有趣的人來診。其中一人待在晝裡不肯離開，因為他擔心會被國民黨憲兵帶走。他們還訴說了國民黨軍隊擄掠的故事。一般來說國民黨軍隊的擄掠不僅僅是為了糧食和設備不足，而是為了把擄掠來的東西再轉手賣出賺錢。因此之故，國民黨軍隊似乎沒有放過對任何有價值東西的注意。

• 街頭死屍

但更嚴重的事實是，每天早上總有屍體躺在街頭。這些屍體都是些重要人物。他們往往是在夜間在家中被拖出來殺害的。國民黨憲兵曾追殺一名台東地區的議員，這名議員在高雄發生暴亂時經由花蓮和蘇澳去了台北，所以他與高雄的暴亂一點也沒有關聯。但他確實曾經一再要求國民黨政府建立法律和秩序，因此自然也就成了國民黨政權追殺的目標。

第二天火車真的開動了，而我們也真的坐在其中。火車上相隨國民黨士打把

守，而且直到我十一日離開台灣時，火車上相對兩端的座位還是日國民黨士打把守著。此外當然了，火車站的所有重要出口也全部由機關槍嚴密把守。

在我們上車時，一名國民黨官員也跟上了車子，他使用各種辦法希望知道我們對暴亂前和暴亂期間發生在台灣的事實知道多少。顯然地，他所得的印象是我們知道非常有限，由於他的英語流利和我們溝通毫無問題，最後終於放棄偵察我們「替共產黨工作」的「事實」。值得一提的是，當他痛加撻伐高雄日式時，我告訴他我們曾經催高雄日式要求，出面協助促使高雄停火。就在這名國民黨官員離去後不久，我們當中一人說：「如果他們繼續對自己說這場暴亂是日共產黨引起的，連他們和整個世界都會相信。」

• 台北更慘

在高雄時我們以為我們的處境夠糟了，但比起台北的情況簡直小巫見大巫。一名「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女性官員住處即使在門前掛有美國國旗情況下，也遭到國民黨軍隊襲擊。幸好一名駕駛吉普車的西方人路經此處看到這種情況而挽救了她。因此之故，這位西方人到現在還只好駕駛他那車身有幾處彈孔連方仲盤都打掉一部分的吉普車。而這就是當時在台北的國民黨軍隊典型作風。

在國民黨增援部隊從中國大陸抵達台灣前，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利用一連日保證安撫反抗分子。然後在國民黨增援部隊抵達後就對民眾展開有系統的血殺。一天車上滿載配備有機關槍和手槍的國民黨

軍隊從基隆港乘程進駐台北，他們對掃射街道上的民眾還嫌不夠，甚至不分青紅皂白地對敵家和住宅開火。

在台北和基隆之間的一個村子裡，有二十名年輕人的睾丸被閹割，耳朵被切掉，鼻子被挖開，然後一刀一刀刺死。他們的屍體和許多其他人的屍體堆在一起達好幾天之久。在河裡看到屍體漂來並不是不尋常之事。一名滿臉驚愕的男孩顯然在警察下令時離開的不夠快，國民黨軍隊於是把他的雙手一刀砍下，然後再把他刺死。

在台北也是一樣，國民黨軍隊的習慣做法是，當他們搜索某處時，一定把首先出來開門的人當場槍殺。

暴亂剛開始時，一群初中學生到郵政局準備搭火車回家，其中兩名學生先進了車站向站長詢問。國民黨憲兵於是把他們叫過來並且不准他們離開車站，其他等在外面的學生不知裡面發生了什麼事，也紛紛進了車站了解。這下子車站裡的四十二名憲兵在沒有任何警覺的情況下就對這些初中生開槍，最後打死約二十人。

國民黨軍隊繼續多天追殺他們名單上的要犯，持續幾個月的時間不斷有人被蹤。更沒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遭到殺害。

餘 波

任何暴亂都會遺留下憂傷，苦難，悲哀，憤怒，憎恨和報復，台灣的二二八事變也不例外。台灣這個島嶼從此在國民黨戒嚴法控制下。事變發生前還存在的一些生命財產安全現在蕩然無存了。國民黨軍隊可以以任何藉口進行搜捕，進門住宅任意取走他們想要的東西。

更糟的是，許許多多台灣人親身無故失蹤，不知道他們是被殺害，還僅僅是被投入監獄，或自動躲藏起來。當就自動躲藏起來這個含義言，越少親身知道也就越不至於讓國民黨當局藉酷刑拷打來勒索。在暴亂過後的幾個月期，每天早上還可以在街上發現在前天夜晚被槍殺者的屍體，河流裡漂浮的死屍也絡繹不絕。

國民黨當局那時也致力於解除台灣人民的武裝並且保證實行大赦，但對於台灣人已經「過一次當」，所以對國民黨的大赦非常懷疑。就像過馬一樣，有許多人不相信國民黨的保證是從躲藏地點出來，結果卻被警察帶走。這都是稀鬆平常的現象。

• 刀、劍、和長矛

當然了，所有武器也必須交出。雖然可能的確有一些槍枝台灣人交出，但如果我在高雄國民黨軍司令部親眼所見是一標準的話，那麼，這些被台灣人交出來的武器大部分是刀、劍、和長矛。事實上，台灣人對自己沒有武器感到懊悔。而我所見到唯一一些台灣人擁有的槍，只是一輛在街道上行駛的卡車裡的一群年輕人所擁有的五六枝槍。

據我所知，這些槍是在暴亂剛開始時國民黨士兵遭到襲擊時丟掉的武器。逃跑時被台灣人撿來的。但陳儀從大陸帶來的增援部隊火力的可不一樣了，加上花言巧語和陰謀詭計，那些穿著木棍式的台灣人當然不是配備有槍有組織的國民黨軍隊的對手，更別說國民黨軍隊還有機關槍和手榴彈呢。

在這場事變裡台灣人的死亡人數一定非常多，然而這也證明了台灣人是勇敢的，在被迫走投無路情況下不惜決一死戰。

正如預料的那樣，事變之後街道上的台灣人態度和有了顯著改變，其中又以孩童態度的改變最能明顯。像東方的許多地方，街道上原來都擠滿了玩耍的孩子，台灣各地的孩子也習慣爬上我們的吉普車來玩，我們在每處總是會遇到歡笑的孩子向我們揮手打招呼。這種現象尤其在我們從辦公室前往我們的工作地點穿越各個不飽村莊時最能明顯。有時候他們會叫出「HELLO」或「O.K.」這樣的英語，有時候則變調成了「HELLOKAY」這樣的自創英語。

• 孩童失去歡笑

但是在事變之後，不但街道上很少看到人面滿臉愁容的孩子顯然也沒有心情再和我們興奮熱烈打招呼了。有時候我看見一些婦女和男孩在田地的犁後面艱難的耕田，心裡不禁在想，他們是不是承擔起父親的工作了？因為他們的父親或丈夫已經為了自己家重新獲得自由而犧牲了。

但究竟台灣人為什麼而死？台灣人究竟有什麼罪？從前面一些章節來看一些

理是很明確的，但是台灣人對全世界廣播所提及的目標也許才具有非凡的價值。

大概在1947年3月21日這一天，台灣全島幾乎全部在抗暴分子的控制之下，那時候從大陸來的增援部隊還沒有抵達。就在這天晚上，反抗分子政治聯盟的卞克強先生從台北電台廣播，概述了導致暴亂的一些事件。他同時也概述了這次反抗的目的（關於此我們將在下一章仔細討論）。很顯然，他們所標舉的目的沒有一項不合理。他們只是要求一般的民主權利。

國民黨當局在這個時候很可以避免事態進一步擴大。但無論如何，可能是陳儀和國民黨軍隊無法讓台灣人做主簡直太「欠面子」，於是決定不計一切後果要奪回這個權力。但是也有可能，他們無法對台灣人的這類要求應該進行「血洗」，這就是國民黨政府——特別是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對台灣人指責他們行事不公的公開答覆。

• 陳儀與蔣介石

陳儀是國民黨指派的第一位台灣行政長官。1943年到1945年期間曾經擔任福建省主席，但後來由於經濟凋敝和虐殺無辜被撤換。然而陳儀在福建所造成的災難顯然又在台灣重演。陳儀和他屬下的國民黨官員不久就發現台灣對他們來說是非常有利可圖的。

經過觀察者的仔細舉報，國民黨和蔣介石充分了解台灣這場暴亂的情況，而且

是在暴亂開始的頭三天就收到這些消息的。然而蔣介石卻仍然允許陳儀遂行他的血腥做法直到兩個月後才把他調職，但此時已給台灣人和大陸人之間的關係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了。另外要指出的一點是，反抗分子政治聯盟的卞克強先生在台北電台的廣播裡曾經表示，他們並沒有打算脫離大陸獨立，但是到二二八暴動被國民黨軍隊鎮壓後，他們的想法徹底改變了。他們徹底醒悟，在中國人手上台灣是不可能獲得社會、經濟或精神上的自由的。

誰的罪責？

正如前面提到過的，台灣人在抗暴期間明確提出了他們的目標。政治聯盟主席張允中於三月廿二號從台北電台所做的廣播裡對此做出了詳細說明。他表示，他們並沒有打算改變中國政府的統治，他們只要求中國政府改變統治方式，他並且要求：

- 一、造成問題的責任在國民黨政府。
- 二、台灣省政府裡一切機構的負責人應該由台灣人出任。
- 三、「貿易局」和「公費局」應該取消。
- 四、在接收日本留下來的工作裡，重要職位應該由合格的台灣人出任。
- 五、市鎮長和市鎮議會應該由人民投票選出。（特別是市鎮長都是國民黨指派而且往往有軍方背景，此外他們對議會更擁有完全的否決權）。
- 六、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和組織政黨的自由是台灣人應有的權利。
- 七、政府應該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和權利。

• 國民黨的標準論調

但在另一方面，台灣省政府所發的「新生報」則在三月廿七、廿八、廿九日或三十日發表了題為「誰是罪犯」的一篇社論。主要論點如下：

一、那些和日本合作經營的台灣人企業家們雖然夢想台灣回到日本懷抱，這樣他

們就可以重溫日本統治下的既得利益。但目前的中國政府不會容許這些貴族獲得利益，這些利益應該歸國家所有，於是這些企業家就煽動青年暴亂反對政府。

二、「台灣人政治促進協會」的領導人本身的政治野心在過去不斷從各個角度攻擊政府，這種趨勢終於導致年輕人發生暴亂。

三、挑撥學生情緒的新聞從業人員已經濫用了言論自由特權，經常傳播攻擊政府的思想。

四、這三種人應該為這次事件負責。在過去，中國政府對這些人太寬容，由於這次事件是一項有良好計劃的反國家暴亂，因此這些人將根據法律受到懲罰。善良的人不需擔心他們的生命，政府會保護他們，被派遣來的軍隊就是要做這些保護的。

對任何不熟悉背景不了解事實真相的人來說，國民黨政府的這些聲明似乎合情合理，但「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在台灣的官員早就學會了對國民黨官方宣傳必須持保留存疑的態度。有些人甚至發現，和國民黨當局所宣傳剛好相反的方式去想，往往才是正確。

• 睜眼說假話

作為西方人所說「事實」的一個例子，也許我可以引述「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一名官員的親身經歷，這位「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官員在拜訪一間國民黨政府機構辦公室時，發現他要拜訪的人當時正在

準備在二二八事變不久後前來台灣了解狀況的魏德邁將軍做簡報。

這位「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官員正巧看到攤在桌子上的這張報告，由於內容是他和國民黨政府共同協作的有關工作，所以他自然就仔細看了看。當他發現這份報告所謂的大部分內容是還取一個才能完成的計劃時，忍不住對這位國民黨官員指出：「你說我們已經全部完成了這些，但事實上並沒有。這都還只是建議而已。」

當他聽到國民黨官員回答後更是瞠目結舌，這位國民黨官員說：「是的，的確如你所說，但這有什麼關係呢？」

為了避免讓人相信國民黨政府已成功地誤導魏德邁將軍，曾見過魏德邁將軍的在台美國人非常有信心地表示：「他知道事實真相」。

因此之故，實際情況似乎要比「新台灣」社論所說的多得多。最顯著的點是，上面所提到的三種人，具體來說也就是：企業家，「台灣人政治促進協會」成員，以及新聞從業人員，是國民黨政府準備消滅的目標。

• 黨營事業

在日本時代，台灣的私人企業往往營利不少，但是在國民黨統治下這些私人企業正逐漸衰亡。這種現象的直接原因我在前面的章節已經提到過。但這種間接原因三說來還是出自嚴厲的法規。我真的這麼認為，當台灣人企業家最後終於不得不放棄掙扎時，他們的企業可能會被國民黨官員按照日歐式的條件買下。然後這些國

民黨官員可以在解除限制的情況下自己經營，如此所謂私人企業又再度蓬勃了，但這是在國民黨手中，而且表面過程一切合法。

另外一方面，如果我的看法不正確，國民黨照樣可以把原來在私人手中的企業利潤轉變到政府手裡。從額外「榨取」照樣獲得財富，其美妙就好像這些國民黨官員已經擁有自己的公司一樣。

這篇社論裡對他和台灣私人企業有關的部分簡直像孩童吹牛一般可笑。堂堂一個國家的政府竟然開稱一船一船的稻米，煤炭和食糖運往中國，一船一船的鹽運往日本但台灣人卻得不到半點好處，反而說利潤低歸給國家，簡直滑天下之大稽。

但在台灣人企業家這方面，他們不但沒有因此去煽動年輕人暴亂，反而大部分台灣人企業家都反對暴亂。他們太實際了，太頑固了，無法理解一旦國民黨增援軍隊從大陸開到他們就什麼機會都沒有了。於是從國民黨官員的觀點看，誣陷台灣人企業家可以導致獲利可觀的生意。

• 台灣人政治素養太差？

關於這篇社論的第二段，提到「台灣人政治促進協會」是為了在新憲法下教育年輕人，並且讓民主政府做準備而訓練他們，而民主政府則是一個日比十年打中華人民新憲法裡所宣稱的。很顯然，陳儀見到了如果台灣人能夠建立一個民主形式的政府他所必須面對的困境，因此在一個日比十年打中華人民陳儀宣佈，由於台灣人政治

素養還太差，所以在一九四〇年以前台灣人還不能完全享有憲法賦予的權利。

我個人的看法是，一般來說台灣人的政治素養比中國人進步得多，台灣人對公共福利既關心也有良心，就這一點言，我在一般中國人裡面一點也看不出。因此對於像陳儀這樣狡猾的國民黨分子，當然充分了解一個強盛的「台灣人政治促進協會」所帶給他的極權政權的威脅，因此二二八事變給了他鑄造這個潛在政治麻煩的機會。

同樣的，這種情形也適用於新聞從業人員。這些台灣的新聞從業人員從一開始就被國民黨當局視為麻煩。因為這樣一個爛爛的政權怎麼可能容忍對他們行為公開批評的探照燈呢？於是乎，暴亂也給了國民黨政權鎮壓的好藉口。

事實上，這項暴亂給陳儀收緊對台灣的控制提供了絕佳機會，這也就是說，這項暴亂其實是陳儀和其親信所衷心渴望的。自陳儀出任台灣行政長官後，台灣的狀況簡直就是他在福建時的翻版。的確，陳儀後來趕出福建，但在台灣這樣嚴重的暴亂和鎮壓結束兩個月之後，陳儀才被撤換。顯示了他在國民黨裡一定得到極大的支持，即使他要求「戰後世界最大的暴行」負責，也不受影響。

• 逼台灣人造反

正如前面已提過的，台灣人並沒有採取中國人的掠奪戰術去搶奪日本人的財，反而以柔順姿態接受這個事實。但陳儀可能低估了台灣人的戰鬥精神和胆

量。因此二二八事變來的可能比他預期快了點。任何了解一九四七年初台灣情勢的人都會很明顯知道，國民黨政權的整個政策還是發生嚴重問題，只是很少人想到會發生這樣快罷了。我在一九四七年初和朋友討論這件事時，曾經大膽預測不出這年或台灣就可能發生暴亂。

為了支持我所說陳儀想激怒台灣人造反是他深思熟慮的政策，也許還可以舉國民黨當局對台灣人領導省自治的清決作為例子。這種程序甚至延宕到學校裡，造成如此多的學生失蹤乃至完全無關的學生也心懷恐懼到不敢繼續求學。

一九四七年五月，由於職員的關係我必須就台灣大學的技術設備提出報告。我在一整天的訪問台大期間赫然發現，儘管國民黨當局告訴我台灣大學總共有兩千名學生，但校園裡卻顯得一派死寂，不論是教室內外都難得看到幾名學生。

當我詢問這兩千名學生都到哪裡去了？得到的解釋是：他們都分散在不那麼好的地方，而且他們也不會都在同一時間來學校。但台灣人朋友告訴我說，這種現象證明了國民黨的恐怖主義在學生當中確實存在。

• 張七郎父子

尤其是對一名台灣人領導者進行了具體清算的清算。這個事實不容扭賴。在台灣東部的鳳林有一位名叫張七郎的警長，他是鳳林當地長老教會的一名長老，一九四六年時曾經是蔣系國民黨政權的台灣代表，那時也是台灣東部一位著名的領導者。

他在擔任鳳林鎮長時公開呼籲國民黨政府處身公正。他的這種要求肯定不受國民黨官員歡迎。他有三個兒子，其中兩個剛剛從警學院畢業，另外一個兒子則在國民黨大寮擔任國民黨軍警。他們當中沒有一人和暴亂有關。但是無論如何在一天晚上，張七郎和他的兩個兒子被國民黨憲兵從家中帶走殺害。

他們的屍體於幾天後在一處墓地被發現。張七郎的第三個兒子日於曾經是國民黨軍警而倖免一死，但被投進監獄。我知道這件事時，這件事已經發生兩個月了，但國民黨當局還是不肯釋放張七郎的第三個兒子，因為他們擔心他可能引起麻煩。當我把這件事告訴來自台灣東部的友人時，他們對張七郎遭國民黨政治毒殺無不悲傷落淚。

• 四大自由

一九四七年八月日於當我和另外兩名「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官員在台北的時候，也受到警察極大騷擾。日於騷擾太嚴重我們不得不向台北市政府報案，日於在我們道歉後解釋說，日於有一項報案說有三名共產黨分子偽裝成一名教授和兩名學生潛進台灣島，我正好被認為是那名教授而另外兩人則是我的學生。

台灣人的心情並沒有改變。魏道明日於政府能否成功還有待觀察。但是台灣百姓對一些所謂措施顯然不感興趣。台灣人所望以日於，他們要自己管理自己，他們希望正義。

事實上，他們所希望的正是我們所說的「四大自由」。（譯註：即美國總統羅斯福於一九四一年提出的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

基督教的影響

很久以來台灣島上一直存在著三種基督教傳教活動。其中一派源自於加拿大的長老教會，一派源自於英格蘭的長老教會，一派源自於羅馬天主教。所有這三派基督教在台灣的做法都相當類似——傳播福音，興辦學校，從事醫療服務。而且這三派基督教也都在台灣算是相當成功。

遺憾的是，我對天主教在台灣的活动所知有限，但是和台灣長老教會的活動則接觸很多。部分原因是我本人生長在一個長老教會家庭，更重要的是我的翻譯雙親是台灣人基督徒，他的大部分家人和基督教會關係密切。我的翻譯本人曾在日本接受教育後，在美國拿到神學博士學位，並且在美國的一間日本人教會工作。更有甚者，「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和台灣島的基督教傳教活動也有密切聯繫。這主要原因是日本人在戰爭期間壓制基督教傳教，因此基督教會必須在很艱難的環境下掙扎。

• 長老教會

二次大戰特別是盟軍轟炸接近尾聲時，除了私人建築物以外也摧毀了許多教會建築。戰爭結束時發現，台灣的基督教教堂或多或少受到損害。他們因此也和社區的其他部分一樣，面臨了重建的困難：建築材料缺乏，物價高漲和通貨膨脹。但無論如何教會還是本著真正的基督徒精神，關心鄰居的困難並全力幫助他們。至於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的活動則因為兩個不同教派合併成「台灣長老教會」而有所加強。

此外，有一項意料之外直接由戰爭引起的發展出現了，這項發展可以成為台灣島基督教力量的巨大來源。那就是，被日本徵調送往南洋群島和美國人作戰的台灣軍人多半是台灣中部山區的原住民。日本人在他們宣傳西方人都是野蠻人，不但虐待俘虜而且把俘虜折磨至死，有時候甚至要他們互相殘殺對方的肉。這些台灣原住民似乎相信這點，因為這也符合他們的傳統。因此當他們作戰受傷被俘虜但受到和美國軍人一樣待遇時，你可以想像他們驚訝的心情了。

因此不必等到獲釋，就在療傷期間他們就已經有在討論為什麼對待俘虜要這麼好的問題。最後他們得出結論認為，這是日方美國人的宗教，於是在戰爭結束回家後就認定基督教是一件「好事」，他們的族人也同意這個看法。他們知道基督徒有一個聚會地點叫做「教堂」，於是也建立教堂。但他們如何變成基督徒呢？

• 麥子已經成熟

從台北來的傳教士也許會驚訝地發現，當他到達山腳下時會受到一名族長率領六百名男子從山上下來歡迎他，要求他解釋基督教的道理。這種現象顯然在所有台灣原住民當中發酵。

不過無論如何，台灣原住民地區的教堂還是被盡可能充分利用。舉例來說，在有大量原住民居住的花蓮，那裡的教會在星期天就有四台禮拜，更別說主日學了。

我第一次訪問花蓮時曾去過這間教會，當時是日旅館一名服務員帶路，另外

日一名非基督徒的工程師任翻譯。很顯然，花蓮地方還很少見過西方人，因為當我走教會時，許多人特別是小孩子跟在後面越來越多。我們比救世軍吸引人們上教堂的鼓號樂隊還管用。教堂裡不久就擠滿了人。而且還不只此，甚至連敞開的窗戶外，也擠滿了向教堂裡張望的人的臉孔。

從某種角度而言，台灣基督教會的禮拜是很有趣的，因為所有禮拜的聖詩或讚美歌曲都是憂傷緩慢的調子。幸運的是，台灣話有一種羅馬式拼音ㄅ字，這使得西方人能輕易地從ㄅ字裡知道聲韻，如果這名西方人熟悉這個調子，即使不知道這些話的含義也可以立刻加入歌詠。

牧師在這個特別日子裡的演說也相當合適。因為當我問我的翻譯剛才牧師佈道的主題是什麼時，他回答說：「麥日裡的麥子已經成熟，但收割者在哪裡？」就台灣基督教長子教會而言，這個佈道顯然也可以解釋當時的局勢。

• 基督徒的行徑

一名台灣人基督教牧師向我解釋說，大戰剛結束時他們在每一方面都非常困難，但一位「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官員鼓勵了他們，使他們獲得新的勇氣和信心去繼續從事他們相信必須在台灣努力以赴的重建工作。事情是這樣子的：

一名「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官員和他的翻譯在花蓮等火車時，遇到了一名非常虔誠的台灣人基督徒，見面寒暄之後這名聯合國官員的翻譯就向他介紹「聯合國

救災及重建署」的工作，接著聊到這名官員的個人問題，譬如說他是不是一名基督徒啦等等。

當時日於火車裡非常擁擠，在花蓮以離一個小站了來了一名年輕媽媽，背上背了一個嬰兒，一支手牽了一個小孩，另外一支手則挽了一個包袱，顛巍巍地站在距離該「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官員不遠處，而且年輕兒沒想到會有人讓位子給她。但這種情形對這名聯合國官員來說實在有點看不過去，於是起身把自己的座位讓給她。起初她拒絕接受，但因為這名聯合國官員的堅持，最後還是接受了。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們在花蓮車站遇到的那名台灣人基督徒開始對面相裡的人發表演說。乘客則很專心的聆聽。他的演說持續了大約二十分鐘。演說結束後這名聯合國官員問他的翻譯這項演說談的是什麼時，翻譯簡潔的一個字回答說「你」，這實在讓他嚇了一跳。

他的翻譯接著更詳細地解釋說：「你是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派來的一名官員，這個機構是負責分發救濟物資的，這個地區也收到了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分發的救濟物資。你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而且又是他們的客人，但是當你的主人們都坐在那兒動也不動讓那名年輕媽媽艱難地站在面相裡時，你這位客人卻讓出了座位。日本人曾經告訴他們說西方人是野蠻人，不但殘暴而且還吃人肉。但你的行象卻不是野蠻人的行象。你的行象是慈善的行象。看看你穿的衣服，這比任何台灣人都穿的整齊。這顯然不是野蠻人會穿的衣服。你是屬於那個發明精妙無線電的人群裡的一

分子。你為什麼來到這裡？你為什麼送來這所有的食物，衣服和肥料來幫助他們？這是因為你是一名基督徒的緣故，上面這些事都是基督徒樂於去做的。然後他就開始了一場有關基督教的精彩演說。他真的是最好地利用你給他創造的機會。」

• 言行不一的中國式基督徒

許多在台灣的基督徒活動經常圍繞在「基督教青年會」進行，因此你在街道上各種各樣漢字招牌中往往可以看到英文的大寫字母書寫的「YMCA」這塊招牌。「YMCA」和清湖的基督教會已合作舉辦活動，類似的合作也在其他地區進行，其中特別是台北，基督教會的許多禮拜都在「YMCA」的北區舉行，使得「YMCA」的設備變得不敷使用。於是有些禮拜就移往一間已經部分遭廢棄的教堂舉行。

參加這些特殊禮拜的多半是中國人，我經常懷疑這些中國人把每周日的所作所為在星期八做禮拜的上帝祈禱時會不會感到汗顏？我這裡舉一個例子，在一次晚宴上，一名年輕的中國人注意到我沒有因那些不斷送到我面前來的日本清酒和啤酒。他問我是不是禁酒主義者，我回答說「基本」是的。他於是接著說：「那你一定是基督徒。」對於這個猜測我也表示同意。他於是補充道：「我也是一名基督徒，一名倫敦派來的傳教士，但我恐怕不是一個非常好的傳教士，因為我不但喝酒而且抽煙。」

我不認為這反映了目前作為一名標準基督徒的理想，但許多牧師告訴我，在台

灣，他們的確感覺這裡的基督教信仰觀點和西方有相當的區別。

此外還有證據顯示台灣省政府對基督教也不太友善，特別是在一九四七年時，台灣省政府還向教會建議以後在台北最好不要再增加英語禮拜。由於台灣局勢動盪，教會方面認為權宜之計還是接受這項建議。

• 私人接觸，人品感召

有些人反對基督教在台灣的傳教工作，我個人不願意這個觀點。但我也認為在今天這個通訊便捷迅速的時代，除了派遣傳教士傳教勸人信仰上帝外，還有一些事情可做。我們可以設想出一些辦法，讓基督教的理想和其他人更廣泛的心靈相互得利。

舉例來說，如果台灣的基督徒在掙扎維持宗教信仰的時候能夠得到如太平洋地區其他基督徒的積極支持，這對他們將會是很大鼓舞。而這可以透過台灣人和西方人之間的個人通訊而達成。畢竟，就是通過這種個人接觸而使早期基督教擴展開來的。

目前，台灣人正在和巨大的困難作戰。這些巨大困難一方面來自他們生活條件艱鉅，一部分也由於台灣和西方世界知識的隔閡，而西方世界可正是基督教的根據地。至於語言的困難並不如想像那麼嚴重，因為英語已成為所有台灣人進一級接受高等教育的必備能力，而且是中學裡就開始教授的科目。

我所建議的這類辦法對英語系國家而言想來不是什麼難事。但還是聖經上的一句古話：“麥子已經成熟，但收割的人在哪裡呢？”

前景何在？

• 取決於紅包大小

舉例來說，進出口貿易可以在前限範圍內進行，但究竟能不能實現則大部分取決於紅包送的多少。通常進口商都是把他們需要送出的紅包金額增加到貨物出售價格裡。也就是說消費品物價因此被提高了，從而影響到整個生活成本的增加。

一般相信這些紅包必須送給如此多的海關和港口官員，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台灣本島一百塊錢可以買到的東西，到澎湖要一百八十到兩百元才買得到的主要原因了。在日本時代，台灣本島和澎湖等地的金錢買賣並沒有任何不序。

下面這個真實故事雖發生在上海，但是對於中國人的紅包文化仍然是一個動人的參照。

一名小姐走進一間理髮店裡時，店員向我介紹她是「民政府」派來通知店員繳納所得稅的。店員表示的確如此，但這是日於繳稅期限還有幾天，所以他打算遲幾天比較不忙的時候再報稅。但日於他表示了有錢繳稅，這名小姐於是表示她的「事」很願意接受禮物。當店員問她什麼樣的禮物時，小姐回答說：「任何價值超過兩百到一千元的東西都可以。」

當店員表示他不想送禮物時，小姐指出他們打算查他的賬，店員則表示他的賬目清楚願意接受檢查。但這名小姐表示，日於辦公室紙張太多因此他的賬本一定會搞丟，這樣一來他就會因為無法證明妥善保

存賬本證明繳稅正確而受到嚴重的稅了。當然這個店員明明覺得該小姐強詞奪理，但不幸的是，他後來還是得將自己生意毛利的百分之二十交到百分之三十作為紅包，事情才算過去了。

知識層面很高的台灣人也非常了解國民黨政府對台灣工業的獨占措施給台灣帶來的害處。我已在前面的章節提到日於國民黨政府的獨占造成「中國航運公司」對運送磷酸鹽礦的超額收費。

• 消費者養廢物

台灣的工業也受到國民黨政府裙帶系統的最嚴重影響。在國民黨裙帶系統下，所有利潤豐厚的職務都是親戚朋友把持而不問此人能力。換句話說，一間機構裡的主要職位如果由一名無能者把持，其所造成的損害還可問嗎？

通常來說，給予無能者這項職位的上級本人一定有足够的關係保住這名無能者留在該職位，不管這樣做所造成的傷害多大，這間機構也只好忍受這名無能者所帶來的負擔掙扎生存。如果這名無能者一點工作也不需要做，他所獲的高薪（或乾脆說紅包）仍然得額外加在企業身上，間接造成了消費者負擔。

前面已舉過許多例子解釋紅包如何妨礙正義和公正，而台灣人也發現，在國民黨中國人那裡是不可能獲得公正和正義的。我已經指出，即使在日本人過于嚴酷統治下台灣人也還可以生活在一個相對來說安全的環境裡，但現在卻沒有安全這回事了。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什麼樣的警察會

用什麼藉口找上門來，唯有紅衛兵是使他們免於牢獄之災的唯一辦法。

• 法律地位未定

在台灣的國民黨中國人未來最大困難是他們自己累積起來的痛苦和仇恨，因為他們曾經用愚蠢和殘忍的方式對待許多無辜台灣人。台灣人民是一個勤勞的民族，而且已經展現出願意為權利和正義而戰的決心，許多熟知這點的人正觀察家因此預測台灣還會有次發生暴亂。

中國人在二次大戰後立刻用武力的方式斬斷了台灣人對母國的精神紐帶，現在台灣人將盡一切努力，打破所有其他和中國大陸的聯繫。

所有這些最有趣的一個現象是，目前中國僅僅只是台灣的「軍事主權強權」。美、英、蘇、中國強在開羅會議決定這麼做的時候，是為了鼓勵中國繼續和日本作戰，因此決定戰勝後把台灣歸還中國。換句話說，按照國際法，台灣並沒有合法的屬於中國，至少在和日本簽訂和約條約以前還不屬於中國。（譯者註：在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盟國和日本簽訂的和約，以及一九五二年國民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簽訂的和約裡，都只言明日本放棄對台灣的權利以及其他一切權利，並未指明日本放棄台灣以後，誰取得台灣主權。）

由於台灣人教育程度已經頗高，因此只需聯合國一點初期的幫助，台灣人就能夠管理自己。在二二八事變前後幾年，台灣人就已經討論他們如何在聯合國協助下獲得公正。他們當時就知道「大和洋行

幫」和「四大目日」的內容，因此他們相信只要能夠把他們的情況訴諸國際法庭，中國人的不公正做法就會在全世界面前曝露，也會明確表示中國人並不適合治理台灣。

• 投入母國枷鎖

台灣人現在從日本枷鎖下解放出來，但是不但沒有協助他們聲張新獲得的權利，反而是他們的母國加於他們身上更沉重讓他們無以承載的枷鎖和壓力。因此在這裡有一個問題是：在台灣的人民希望履行自己人民自治政府的基本權利。但他們得到這個基本權利的機會在哪裡呢？

在目前這個時候，我前面已經提到的在台灣肆虐的腐敗就像在中國大陸的官場。國民黨軍隊是貪污和紅衛兵的大本營，這使得國民黨士兵營養不良，戰鬥無力，但國民黨將領卻個個腰纏萬貫。為了彌補這些短缺，國民黨士兵必須偷偷入倉但是士兵們如此低落。因此一旦遇到訓練有素的對手，還沒有開始戰鬥就已經注定挨打，這也就是說，如果國民黨軍隊不在接觸對手前趕快逃走，剩下只有挨打的份了。

除了軍隊以外，國民黨在其他行政，經濟和社會體系裡到處都是貪污腐敗現象，這種體系在台灣的運作實際完全反映了在中國大陸的狀況。因此，把日本人在台灣奠定的堅實基礎破壞掉和中國大陸一樣脆弱，只是時間早晚罷了。蔣介石的中國實際上是毀於他自己的貪污腐爛。

至於美國，為了對抗國際共產主義，花費了許多金錢來支持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鬥爭。如果國民黨已經能夠進行一場改革，有可能掃清所有弊端，美國的扶持當然是有益的。但更重要的是，在魏德邁將軍的報告——尤其魏德邁將軍是以「了解真相」署名——出爐以前，國民黨已經無法進行這樣的改革。

• 美國的中國政策

換句話說，美國現在的中國政策是在古步難。因為美國目前所支持的國民黨政權是一個越來越失去自己人民支持的腐爛政權。然而如果撤印目前已經給予國民黨的支持，則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勝利。所以我認為解決之道是，美國最起碼應該允許國民黨中國政府促使他們將軍隊做徹底改變使之能進行良好的訓練。

美國另外應該堅持的一個重要步驟是，作為接受美國援助的交換，國民黨政府必須容許一個反對黨成長。目前中國的現象是，只要有一個真正的反對黨出現，立刻會被宣布為非法，其領導人立刻遭到逮捕。換句話說，全世界現在都看到一個民主的美國正在支持一個極權的中國。

雖然這也許超出了本書節節所應探討的範圍，但際此國民黨中國政府最近向全世界宣稱他們舉行了自日以來頭一次民主選舉之際，我覺得有必要進一歩討論來支持我上述的論點。下面所述一名目睹國民黨這項選舉的西方人的見聞，又支持了我的論點。

國民黨這個所謂自日以來頭一次民主選舉是這樣的：每一個投票所門口都配備了兩名荷槍實彈的「槍」還上了刺刀的士兵把守。所謂的「選民」在進入投票所時，先把選票交給一名官員，這名官員二話不說就替這「選民」圈選了人選，然後再把選票還給「選民」，再由選民把票投進選票箱裡。

• 國民黨是共產黨的代理

現在有一種看似無稽的理論是，國民黨軍隊是使中國共產黨擴大權力的最好代理人。當然了，主要由於輸入槍外加強殺殺人，國民黨軍隊——「靠土地維生」。因此更多訓練有素的共產黨軍隊雖然也「靠土地維生」，但是卻毫不招惹民怨。

此外共產黨代理人和第五縱隊還向民衆保證會帶來更好的生活，保證會趕走不尋生計的土地，取消巨額的債務。在我看中國的情況似乎是，如果情勢照目前這樣繼續下去，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必然滅亡。台灣人理解到這點，有些台灣人認為這也許是台灣人的一個生機。

二二八暴亂期間國民黨曾歸咎於共產黨煽動策劃。然而就我所知，以及當時在台灣的西方人都沒有發現這樣的證據，但台灣目前的狀況卻反而為共產黨鋪平了道路。甚至對共產黨來說想滲透台灣也不難，他們只要由國民黨腐爛官員付出足夠紅利，就可以把武器彈藥等前線的補給運進台灣了。但是無論如何，對於台灣的衰退是否已經到了會全心全意支持共產黨也還是有疑問的。

當然了，在共產黨統治下台灣人民會有相當一部分人的財產被共產黨奪走，但他們現在喪失給國民黨的遺產，不久他們也就沒什麼可喪失了，因此這些人自然會成為典型的共產黨員。我相信這是一個真正的陷阱，如果國民黨在台灣的機構不採取大幅度的改變，這種陷阱將無法避免。

• 基督教信仰乃希望所繫

然而我也感覺到，國民黨政府由於太無能與此不可能做出這些必要的廣泛改革。那條天邊的虹——線希望（而且是遠在天邊的虹——線希望）就是基督教的普及了。對那些徹底的基督徒而言，我無法做出這樣的斷言感到抱歉，因為我完全了解對於在台灣傳播福音福音還有更多人信服的说法，但是對喚醒那些對基督教理論不甚了了的人，告訴他們基督教在台灣的這種可能性也許可以有所幫助。

的確，耶穌基督正由來於耶路撒冷道是耶穌基督教義的主軸。但作為一項短期政策，這項優點在此特殊情勢下也許並不那麼顯而易見。

有些人認為中國式共產主義不屬於俄國式共產主義。如果這種說法是對是錯並不重要，因為一旦俄羅斯認為到了把中國共產黨納入其體系之時機成熟時，它就會這麼做的。即使中國共產黨有他們自己的標幟，但不可能強大到足以抵擋俄羅斯的壓力。

因此，現在確實存在著把台灣變成一個共產黨據點的陷阱。這種情況將會對大

西洋地區造成嚴重影響。日本就深切了解台灣的戰略價值。隨著在基隆、高雄和澎湖的海軍基地，以及散佈台灣各地的大型飛機場，台灣可以迅速接近中國和日本的通道。

很少人知道台灣距離澳大利亞只有十四個小時飛機航程。在戰時或和平時，台灣如果在共產黨手裡將可以大大支援共產主義的陣地滲透，而且會大大削弱菲律賓和日本作為對抗共產主義堡壘的優勢。

• 對日和約

因此似乎有必要在即將召開有關對日和約的會議上重新考慮台灣的未來。任何重新考慮台灣地位的建議都會大大鼓舞台灣人心，自然也就會抵擋住或至少延緩共產主義的影響。

台灣人是非常善良熱情的民族，透過「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以及其他機構的工作，台灣人已對外人形成了很大好感。在我巡迴全島的工作中我經常可以發現這樣的證據，下面這個例子就是很好的一個參照。

有一次當我和我的翻譯是在旅館時，兩名年紀大約十一歲左右的女孩緊緊地跟在我們後面，亦步亦趨。幾分鐘後其中一名女孩開口問：「你們就是負責給我們提供救濟物資的『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官員嗎？」

我的翻譯指著我回答說：「這個人可是『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代表。」接著這名女孩請我的翻譯對我說：

「請表示我們對他最深沉的感謝，請轉告他『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是我們做的所有好事。」

我很感興趣的反問：「什麼好事呢？」

女孩回答：「肥料」

當我們再詢問「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是不是就只做了這件事時，女孩回答說：「當然不只。我們還收到衣服，奶粉等等。」接著她還希望我們轉躬致謝。我的翻譯表示，他還從來沒有遇到過哪個人這樣熱衷的表示感謝。

• 關鍵時刻

下面這段從我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日工作日記上摘錄的記錄，雖然發生地點在台灣東部，但也是全台灣的一般典型現象。

我當時在工作日記裡這樣寫到：「在整個東海岸地區我都得到來自各個村鎮各個重要人物不斷表達的感謝。『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工作給了這裡人民好深刻的印象，而日本人曾經教導他們我們是一群野蠻粗暴的人。當他們發現過來的敵人竟然這樣關心他們的福祉，肯定在將來會對這些人的想法和觀念造成重要影響。」

我真的確信我們已經在台灣建立了對西方民主的友好基礎，如果運用得當，這將至少可以協助在太平洋地區建立和平。但無論如何，如果台灣人發現西方民主國家拋棄他們讓他們陷於國民黨政權奴役統治的痛苦深淵，這種對西方民主的友好基礎將很快消失。

換句話說，在台灣建立真正會加強台灣人民堅定的站在西方民主陣營一邊，不會使台灣成為反共武裝的一個缺口。我們可以使台灣成為我們最堅強的「反共堡壘」之一。

至於究竟應該怎麼做，這超出了我的能力之外，但無論如何這些步驟一定得最終導致台灣人建立起民主的自治政權。當然這也可能是走一個更大的聯邦之路。

現在是西方民主國家放棄台灣一個重要且有益的朋友還是一個卻敵人的關鍵時刻了。

後敘與部份 228 受害者補

述：

Allan James Shackleton 是紐西蘭人，他的紀錄客觀公正，在當時難以出版此類書籍，而今日有它出版，乃受到台灣兒子的鼓勵，亦是拜言簡目目所賜。知道此書 *Formosa Calling* 的並不多，本基金會以館銀解說方式，重新出刊。

此時此刻台灣中國黨民反共的信念，強迫台灣人要與共產政權的中國統一，我們要讓國民黨如何蹂躪台灣，而中國的中共政權與寄居在台灣的國民黨結合，又要讓台灣淪為淪陷，到時候的浩劫，絕非只是搶掠、強暴、種族屠殺而已，而是台灣二千三百萬人的絕滅。中國人殺中國人，是一種中國建國的必然，國共內戰死三千萬中國人，文化大革命使得二千萬中國人喪命，中國人殺中國人，只是

“數字”的感覺，台灣總人口二千三百萬亦不過是“小額數字”，台灣人還能容忍這些統派？

館銀目財庫法人 228 事件紀念基金會
2006 年 228 中元祭的擲筊，以厚讚言：

高雄市參議員許秋綜在 228 捨命救子許國雄



● 許國雄照片



● 故高雄市參議員許秋綜

1947 年 3 月 16 日高雄駁船會彭孟緝在追捕七位高雄談判代表後，下令三百多名武裝士兵封鎖其下山，前往高雄市政府、高雄火車站長開鎮壓屠殺，死傷數百人，高雄幾乎淪為人間地獄。

在高雄市政府廣場的屠殺中，市參議員許秋綜與其次子許國雄警師時遭到軍隊掃射，當時廣場上有三十多人無處可躲避掃射，許秋綜以自己的身軀保護兒子，自己在頭部中槍倒地前，仍拚命將兒子許國雄壓在自己身體下，許國雄眼睜睜的看著父親的腦漿、血水滲在自己身上而斷氣，他被當場上三十多名軍隊掃射死後才的哇一聲還音。

劫後餘生的許國雄後來也透過他曾是彭孟緝母親的警師關係，救出被捕的兩個弟弟和他們的三個同學。

旗山拳頭師王獅代子受刑 ：「寧可死老的，不要死年輕的」



● 王天煌：因細故與軍人打架致父親被捕，出獄身亡：自身逃亡，妻女旋即過世，孑然一身的王天煌。

日於兒子王天煌在 228 事件時，與日國兵發生糾紛，打傷對方，日國兵帶警來家裡抓人，兒子溜走，改抓父親王獅嚴刑拷打，並要家屬轉告叫兒子自首以換父親回家，但王獅斷然拒絕，他說：「寧可死老的，不要死年輕的」，56 歲的王獅在獄中忍受 2 個月的酷刑，出獄不久即傷重不治。

逃亡的王天煌不敢送父親出殯，不久，他的妻子也難產死亡，連一歲大的女兒也無人照顧而夭折。

家人死亡的王天煌攜著妻女的骨灰，全台各地逃亡兼打拳頭歌膏藥，當「流浪拳頭師」，晚上後，在鼓山被捕，坐牢 20 天。

林有義舔父親傷口止血直到唇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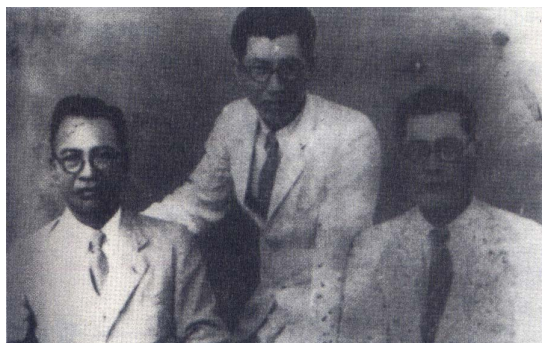
● 林景元校長(攝於 1946 年)



● 林景元與次子林有義

二二八事件時，高雄的學校校長林景元和他念雄中第一的次子林有義同時被捕，雙方以鐵線網綁於背後，關於教室，日於此先後搜身搶走身上財物，林景元校長被打破頭，鮮血如注，林有義拿了幫父親止血，以舌頭舔父親傷口直到止血為止，在三天沒水喝的情況下，他的舌頭都乾裂了，但是也救了父親一命。

吳新榮(1907-1967)(228 逃亡詩作)



●1936 吳新榮（中）與父（左）合影



●1933 吳新榮於日本學成後，回台接掌佳里醫院

醫師、詩人、作家的吳新榮 1945 年回歸祖國時，寫組三民主義青年團，寫下詩作：「歡迎祖國歸來」、「二十年來苦入地，今日始得見青天，今日始得見日日，…大眾歡聲，民族爭權，我祖國軍來，你來何堂堂，二十年來苦入地，今日始得見日日，今日始得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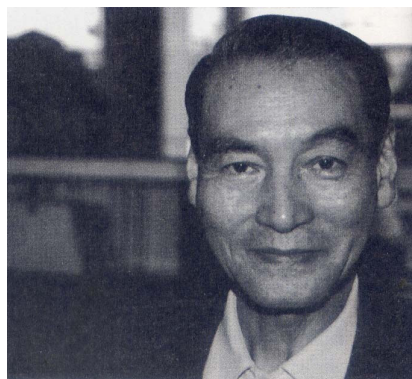
1947 年 228 事件爆發後，吳新榮開始逃亡生涯，後來自新二次繫獄，吳新榮逃亡的詩作，一改過去對祖國的歌頌與興奮，改以「三打做大水」來形容 228 的悽慘：

「誰能料想三打會做大水！
大水一過滿地馬奴！阿！這款國丁何時能夠重見？
大水一過人心如灰！阿！這款社會何時能夠新生？」

台灣版「美麗人生」： 柯旗化 17 年政治黑牢， 騙囡仔出國留學



●柯旗化的妻子與兒女。（柯蔡阿李／提供）



●柯旗化

全台灣最暢銷書「新英文法」作者柯旗化，二度因政治思想入獄，前後做了 17 年黑牢，當時柯旗化夫人柯蔡阿李祇能騙三個子女說：「爸爸去美國留學」。

孩子們以注音符號寫家書給柯旗化，總是盼著：爸爸快點回來！聰明的孩子也從父親的家書郵戳及信箱都是台東，追問著：「爸爸真的在美國嗎？」讓柯媽媽不知如何回答。

楊金海父子情深， 家書至死不斷

1977年高雄縣議會間人楊金海，在當時參選的黨外人士顏明聖助選，由於發生開票所停電的作票疑雲，引爆群眾抗議事件，事後楊金海被捕，淪高雄綠島政治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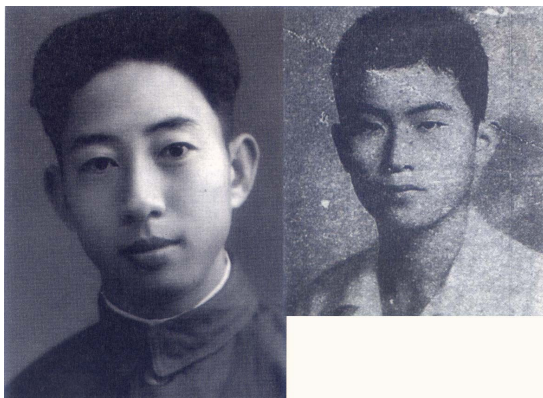
●楊金海靜坐抗議照片

楊金海的年齡已大，時常囑咐媳婦代筆，日夕人家口述家書到綠島，鼓勵愛子楊金海從未間斷。數年後，楊金海因保外就醫，他趁機逃亡搭車偷回高雄老家，祇求思念兒子和妻兒。

豈知，他接近家門就看到父親遺照高掛廳堂，他哭跪著爬進家門，經妻子說出原委，才知道真相；原來楊金海在他回家前一年即憂心病故，臨終前仍再三交待媳婦，不要讓遠在火燒島的兒子擔心，繼續用父親的口吻代筆寫家書。

楊金海拜別父親靈前，繼續逃亡，卻在高雄車站被捕，送回火燒島繼續服刑，至解嚴後始出獄。

關不住的歌聲， 黃守禮為槍決前的難友高歌



●台大歷史系于凱（左）。黃守義（右）在二二八事件時為建中高二學生



●黃守禮近況

黃守禮的二哥黃守義在228事件時隱建中高二，因外出買書點被國民黨打死。他在清鄉日已恐怖的1950年代，是台北工業學校的學生，也莫名被捕，關在保安司令部。愛唱歌的黃守禮借著歌聲為難友打氣，日文的「懺悔之歌」是送別難友的歌曲，英文的「Danny Boy」則是思念家鄉母親的等待，「得勝歌」是台大學生于凱，是一位隻身從山東來的流亡學生，在即將被槍決前，他總是懇求黃守禮替他唱「Danny Boy」，想到遠在山東老家的母親，不知兒子將在台灣被槍決，猶言等待家門，歌罷，黃守禮伴著透過牆隙，由于凱加油致意，這時他才警覺于凱的雙手十指，沒有半根手指保留著…。

李來基：(1926-1953)
(獄中詩作)



●李來基先生受難時年方 27 歲

台灣縣關廟鄉人，台灣專修工業技術科畢業，曾任職關廟農會，1951年8月29日深夜被捕，1953年5月28日遭槍決，享年 27 歲。

李來基在獄中，寫了許多家書給年幼的女兒李明珠，信中尚有詩句，寫了女醫師、女工程師、女畫家、女教師來期許女兒，他的遺詩：

「鳥兒像什麼似的在香空中飛鳴，

遠遠的汽笛聲，帶道餘韻，

像古沒無數的憂愁，

難道生命是夢埃，愛情是沙？

拭淚吧！為了至愛的親友，

香風微微像柔情的歌唱，

在歡送我們光榮的死亡。」

傅煒亮給女兒的聖誕卡
—即將消失的雪人



●消失的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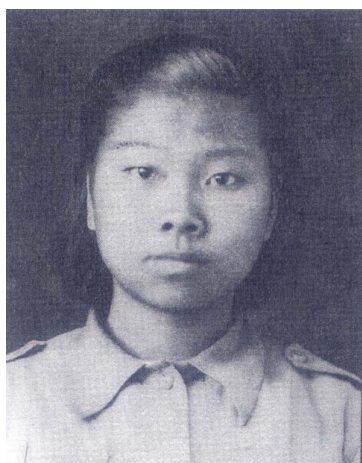
「一二一」十二月，昨日已恐慌被捕，入獄的台大機械系學生傅煒亮(新竹人)，請獄中難友給他畫一張「雪人」耶誕卡(見圖)，寄給他剛出生的女兒。其實女兒還是個嬰孩，根本不懂什麼是雪人，但傅煒亮用意深沈，暗喻自己即將融化、消失的「雪人」。

卡片的角落還清晰可見「一二一、十二、二十」，於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第十「五」字跡，但他最後並未等到耶誕節，就在十二月十四日遭槍決，年僅二十歲。(傅麗燕提供)

蔣渭川女兒蔣巧雲 為父親擋子彈



●蔣渭川為文化協會領導者



●挺身救父的蔣巧雲

228事件時，文化協會領導者蔣渭川的弟弟蔣渭川也是國民黨要抓的台灣人領導者，當時他的女兒蔣巧雲，挺身為父擋子彈，才讓蔣渭川從後門脫逃，但是他的女兒卻中彈身亡，而一顆子彈竟然打中蔣渭川6歲的小兒子蔣松斗，這顆子彈在正午後才由醫師取出。

陳天生送命換弟陳天富回家， 老父陳福憂心至死



●陳天富



●被處決於火車站前的陳天生

二二八事件時，任職高雄煉油廠的陳天生，擔心廠內槍枝太多徒生事端非作不可，將槍彈帶回家。不久，軍警到陳家搜出槍枝，帶走陳天生的弟弟陳天富，幾天後，陳天生自盡，一週後即被槍決於高雄火車站。65歲的陳福帶著陳天生妻兒，親眼看到兒子被打死後才收屍回家。十天後，次子陳天富獲釋回家，一個月後，陳福因父子不堪喪子之痛，憂心致死，長期留下兄弟妯娌間的心結與遺憾。

劫後餘生的陳天富重返台灣電力工程師崗位，先後與孫運璿、楊金欒等人建設烏來、大輪、山霧、銅門發電廠重大工程。

陳智雄：

生是台灣人，死是台灣魂



●陳智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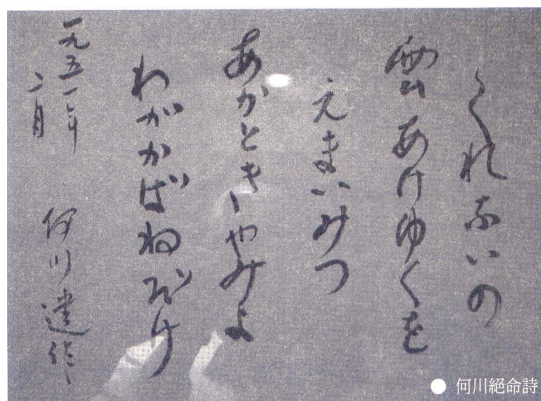
屏東人（1916～1963 年），畢業於東京外語大學，被日本外務省派駐印尼。

戰後，目睹當地人民反抗荷蘭統治、爭取獨立的風潮，暗中提供日軍遺留的武器給蘇卡諾，並當地參與作戰。印尼獨立後，陳智雄決心獻身台灣獨立，乃受派去寥々數「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巡迴入境，積極活動，受國共兩黨雙面夾攻。

1959 年，國民黨特務把他從日本綁架回台；1962 年涉「庫山社案」被判死刑。判決時，曾雄辯述「生是台灣人，死是台灣魂」；臨刑前，拒不下跪，警衛人員竟將他的脖子砍斷。死前，仍高喊「台灣人民萬歲」。

何川絕命詩，

52 年難友才送回家



●何川絕命詩

●何川絕命詩



●圖說：右一為何川之妻陳素秋，何川之子何穎紅（中），左一為江槐邨

●圖說：右一為何川之妻陳素秋，何川之子何穎紅（中），左一為江槐邨

何川是 1950 年代清鄉日會恐怖被判死刑的台灣高中教師，雖然他的家族是全台最大的永豐餘紙廠，但是在槍決前，他並沒有紙筆可以記下他的絕命詩，僅由難友江槐邨偷偷記在書本上，直到 2003 年才找出並送還何川兒子。

這首詩被何家人視為傳家寶。原日文詩如下：

「當彩虹雲霞顯露時
黑夜即將破曉
我會笑仰視蒼穹
不知早晨或夜眠…
到時請以溫暖的
抱我冰冷的遺骸吧！」

阿里山上的尼采

—228 山地清鄉受難者高一生



●高一生

高一生是阿里山鄒族人，日本人計劃培養的「模範蕃」，1927年台灣師範就讀期間即協助來台的俄國語言學家韋爾斯基，從事北鄒族語言與民間文學調查，先後俄文版鄒族語言與文學的專書。

高一生畢業後擔任部落教師與警察，1945年出任吳鳳鄉長兼分駐所所長。

1947年228事件爆發，鄒族勇士侯嘉義氏等人請，下山自庫水「機場」，並取走紅毛埔彈藥庫之武器，事後高一生等人雖自首並繳回武器，但仍未收容228殘餘反抗份子，於清鄉日已恐怖的50年代被補上獄，以「叛亂」罪名遭槍斃。

高一生曾創作「移民歌」、「打獵歌」、「登玉山歌」以及「春之佳保姆」、「迎春花」等令人懷念的歌曲，目前日本入境大學也成立「高一生研究會」，研究他的思想，排日與歌謠。

悼無辜的青春冤魂：

吳萬于一家三口全死



●吳萬于24歲正值英年，無辜喪命。



●吳萬于妻吳周碧瑾，年僅22歲即喪命於二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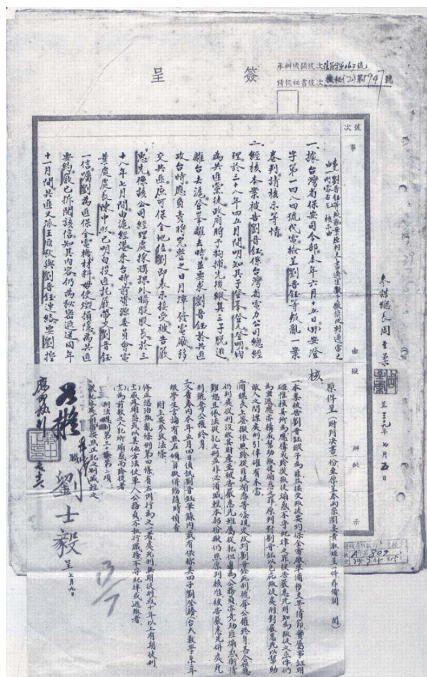
台灣鹽水人，1947年3月6日與妻吳周碧瑾帶著三、四歲大的兒子吳亮，送藥到鳳山，火車在高雄車站即遭國軍無情槍斃，24歲的吳萬于當場死亡，其妻痛哭遭士兵以尖刀刺透胸膛，不但22歲的吳妻當場死亡，背上的孩子受傷流血，最後也不治身亡。一家三口全都慘死在高雄車站。

台電總經理劉晉鈺

因兒子左傾被槍決

劉晉鈺是留學法國巴黎大學的工程人才，與當時省主席吳國楨是同學。劉晉鈺因共黨透過他的兒子和朋友察信對他統戰，而變成叛亂死刑犯。劉晉鈺的死，也間接促成吳國楨、任顯群與蔣介石的不和。

劉晉鈺的三個兒子，都曾是台、師大「四六事件」脫逃離台的左傾學運成員，他們曾察信託蔡干乾轉向其父，表示共軍攻台在即，請保全日月潭發電廠，不要毀損。



●台電總經理劉晉鈺遭槍決之判決書

蔡干乾被捕後供出來，不但劉晉鈺被判死刑槍決，後來也牽扯出省主席「氏日先生」吳國楨和財政廳長任顯群，不滿特務抓人，與蔣介石、蔣經國父子衝突，導致後來吳國楨辭官流亡美國，任顯群去官下獄5年的下場。

台灣老兵的哀歌

—陳明章新作「分水嶺」

二次大戰中，有二十萬台灣人被動員投「太平洋戰爭」，戰死三萬多人，戰後，約2~3萬台灣人被驅逐，被迫到中國「剿匪」，死亡人數約有1萬人，除少數人生還回台灣外，多數被俘或被「解放軍」，再被投「抗美援朝」的韓戰，多數台灣人被「招大陸」，望鄉斷腸。陳明章大師特地寫出台灣老兵的哀歌「分水嶺」，追思戰死他鄉異地的台灣魂，「人欲叫咱死，咱攏來替伊挖土掘墓。咱鄉的路愈遠，返來吧！山櫻花佇等恁，返來吧！合歡山佇等恁！返來吧！台灣人佇等恁！」



●許昭榮提供



●許昭榮提供

謝有建尋找生父曾維成 5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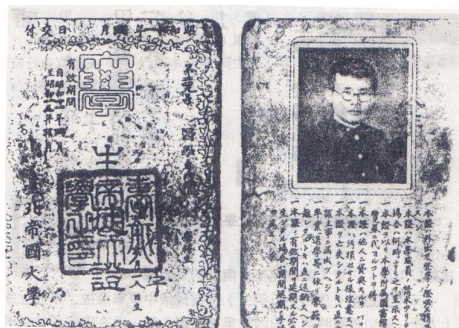
- 1955 年白色恐怖時期遭槍決的受難者曾維成



- 找到生父曾維成的謝有建至父親墳前祭拜

1947 年 228 事件在高雄與王清佐律師校捐的曾維成，於 1955 年清鄉日會恐怖年代入遭槍決，當時他有一從小送人領養的兒子謝有建，一直在養父過世前才知代他，要找到生父曾維成，並到墳前祭拜。51 年後，謝有建在台北車站看到「戒嚴時期政治檔案展」的槍決名單，終於找到被槍決的生父曾維成的名字，並且從檔案中請的判決書，找到生父在高雄的地址，才和大哥曾鈴年聯絡，並且在 2005 年 6 月找到生父曾維成墳前獻花祭拜，完成他 50 年尋父的小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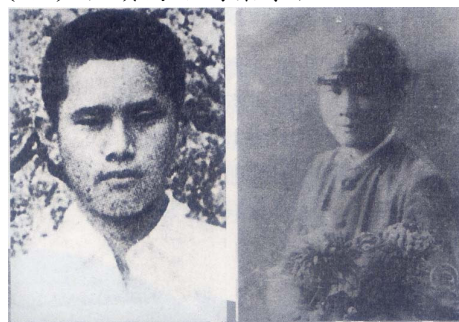
愛護鄉土的青年學子



- 李潤宇讀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時之學生證



- 許宗哲為雄中一年級學生（左）、江雲華（右）就讀高雄商業學校。



- 楊榮洲（左）、李凱南遺影（右）

1947 年在 228 事件中犧牲了許多的青年學子，他們挺身維持社會治安，卻在國軍鎮壓屠殺中，被當政者徒而遭槍殺，在高雄市的火車站，市政府的廣場旁的愛河邊。聯習許多年輕俊秀的青年學子和教師，他們是高雄李露珍牧師娘的哥哥許宗哲（17 歲，高雄中學一年級）和兩位表哥江雲華（18 歲，高雄商業學校學生）、楊榮洲（21 歲，待業青年），以及三民國小教師顏月策、李潤宇醫師、李碩楷教師兄弟以及在清鄉被槍決的弟弟李凱南三人。

最後的一封信—

鄭秋徒獄中致兒女的問候卡



鄭秋徒係新竹人，任職於台灣鐵路局擔任司機一職，1952年3月26日被槍決，年僅26歲。鄭秋徒在獄中寄給兒女的問候卡。卡上畫雞帶子雞，探望即將被宰的小雞。（鄭能水提供）

以上舉例代表性的228受難者，以資參研，而相關眾多日已恐怖，包括228清鄉日已恐怖受難者名單，可至228基金會查詢。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2007年2月28日